新女性

第二卷

第九期

新女性　第二卷　第九號（第二十一號）

現代經濟下的現代婦女……………………文宙譯（九一七）
給芳女郎……………………燕志儁（九二九）
同姓爲什麼不可以結婚……………………黃石（九三一）
夢……………………馬靜沉（九四六）
別……………………汪馥泉歌　陳嘯空曲（九四七）
論婚姻……………………樂夫譯（九五一）
阿爾伯氏的自由戀愛論……………………吳友三（九五七）

造諸……趙景深譯　九六九

植物因地位固定使性別上所發生的效果……建人（九七五）

答劍波謙弟二君……晏始（九八九）

悼美意……燕志儁（九九三）

法國罷工中的女子……樂夫（九九九）

神奇的懷娥鈴的所有者……豐子愷（一〇〇〇）

只要是聽你說……燕志儁（一〇一六）

女工馬得蘭（續）……岳煐譯（一〇一七）

夜雨後……燕燕（一〇二八）

悒鬱與婦女問題

論文是婦女問題的理論。小說是婦女問題的實例。

小說是反映人生的，將社會生活像實際一般立體的，透明的顯示出來。在這社會生活中有許多是婦女問題。就好比我們出版的

柴霍甫
小說集 **悒鬱**

罷，這裏面便有許多篇是含着婦女問題的。例如：

戀愛問題：頑童，香檳酒等篇。

三角戀愛問題：寒蟬，一件小事等篇。

婚姻問題：活財產等篇。

貞操問題：復讎者等篇。

私生子問題：罪惡等篇。

趙景深譯　全書二百十餘頁
實價六角　重磅道林紙精印
上海望平街
第一六五號 開明書店發行

文學週報另裝月訂本並改正定價廣告

本報自歸本店發行以來，擴充篇幅，裝訂成册，對於形式內容均有改進，頗蒙讀者贊許，銷數因之倍增。又自分爲月寄期寄兩種，月寄定價較廉，訂閱者尤爲踴躍。惟因寄發手續較繁，不免有稽延錯誤情事，至深歉仄。茲爲免除此項困難起見，特自第五卷第二七六期起，另裝月訂本一種，每月四期，訂成一册，（惟三月九月則爲五期，）印入本月份總目，並加厚紙封面，裝訂力求精美。讀者既不致散失，本店寄發亦較爲便利。並將定價改正如下：

刊別／冊數／購買法		週刊本國內	週刊本國外	月訂本國內	月訂本國外
另售	每册	四分 郵費半分	四分 郵費二分	一角二分半 郵費一分	一角二分半 郵費四分
預定（郵費在內）	半年 二十五册	壹元	一元四角	七角五分	九角五分
	全年 五十册	二元	二元八角	一元五角	一元九角

上海開明書店啓

絕俗樓我輩語

白采遺著　實價二角五分

漂流詩人白采，去年在抵滬的船上逝世，引起文學界的痛悼○白采在新文壇的聲譽，因其發表的新詩和小說而徧馳全國○但他的身世和他對於舊文學的造詣，却很少有人知道○本書是從遺稿中搜集出來的舊詩話，從這裏面可以看出他的文學的見解以及他的交遊和身世○凡想要知道這位漂流詩人的真面目的，不可不讀○書分四卷，用特種厚紙精印，並附有著者遺像及手蹟的銅版，精美異常○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杜克明醫師診例

主治　婦女內外各症　不育胎前及產後諸病　姙娠早期診斷　男女生殖器病　及一切關於性慾上諸病症

診所　南京路勞合路轉角（精益眼睛公司樓上）　電話　中央九八一五

住宅　東有恒路四十九號（兆豐路西合安里底）　電話　北四三六〇

門診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在住宅　下午三時至五時在診所

出診　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門診時間除外）

星期日停診

診金

門診　一元二角　提早逾時掛號加倍

出診　六元　特掛加倍　路遠酌加　外埠出診每日一百元

接生　不產三十元　等待過三小時每小時加十元　難產另議　深夜加倍

手術費注射費等另議

貧乏不計

感謝杜克明醫師

在晝夜高度的體熱之中，昏倦疲憊，幾不能自料病痊的時日，承杜醫師冒風雨烈日，間日臨床，爲我診視。他以詳密的身體檢查，科學的病原診斷，使我勢及於危的腸熱症，經數次注射治療之手續，而日就痊瘳。最可感的是杜醫師的態度：他有德醫特具的深沈的素養；他有家人父子熱心關切的感情；他有不輕斷定，務求客觀證據的精神。他於每次診治之後，必諄告家人以病人起居睡眠飲食諸端，備極詳細。而對於腸熱病的斷定，必經過血液反應試驗後，始決然相告。這豈但是病人的福星，直是病人的摯友。他對病人的負責，是不僅限於診視的片時間的。我在此謹爲我自己和疾苦的人們，感謝欽敬的杜克明先生！

倪文宙謹謝

我們以熱淚的眞情，謹致謝于愛護我們，爲我們診治的

黃鍾 杜克明 大醫師

誰都知道，我們是流浪的異鄉羈客，誰都知道我們是無產的青年，在迢迢千里之外，又以不願把自己的信仰拿來零賣發財，病時的悲苦淒涼，是任人可以知道的。天喬在一九二五年患了已經是很深重的肺病，窮人不幸而患了這樣的富貴病，假如不是黃鍾大醫師以仁愛爲懷，視同子女，她的生命早已不在世間了！在今年以來我們的病尤其是輕劇相接，尤其是八月初天喬的一次劇病，虧得杜克明先生的熱誠的關顧，同情的看護，他們不辭勞瘁，他們沒有一點的勢利的眼光，他們簡直以慈母一般的熱忱，來愛護窮而無告的游子，我們是該當如何的銘感啊！至於他們醫術的精深，診時的周詳，對人的謙藹，是無須我們贅言的。（杜先生的診例診所見本刊）

盧劍波
鄧天喬

一九二七年八月

感謝——誠心地感謝

我們的Patron

杜克明大醫師

他做了耶穌一般的奇蹟

他使我們重感到人生的樂趣

這不能不說是Miracle罷，以一個害了脊髓發炎的弱女子，產後兩三月不會起牀，兩股肥得和脚一樣粗，左手腫得和饅首一樣，腹部腫得和又有了孕一樣——居然能够完全退腫，起坐如常！最使我們佩服的，是杜先生一片血一般紅的心顆，我們雖會很清楚的看見。他的診察是這樣的細心，發問是這樣的溫和——幾乎是自家的長兄待他的弟妹一般樣。只要他一答應我們出診，那怕是狂風暴雨的時光，他也不辭勞苦的跑了來，好幾次，好幾次他的衣服是淋濕的呀！他是同德醫學專門學校的產科教授，但他却是極謙和的，醫術亦極精明。我們在這裏誠懇的感謝他，並且介紹給一般負着未來的偉大的使命的做母親的人。影例見本刊另頁。

馬雲袞
趙景深　一九二七八月

小說

名家創作　世界名著

葉紹鈞：城中（實價五角）

汪靜之：耶穌的吩咐（二角五分）

孫夢雷：英蘭的一生（印刷中）

黎錦明：烈火（實價五角）

朋其：荊棘（實價四角）

彭家煌：慫恿（印刷中）

俄國阿支巴綏夫　血痕（八角）

俄國柴霍甫　悒鬱（六角）

猶太諸家　猶太小說集（五角）

法國法朗士等　法國小說集（四角）

意大利亞米契斯　愛的教育（九角）（完五）

日本國木田獨步　小說集（六角）

開明書店發行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六十號

小說月報

第十八卷

第四號

日本傳說十種……謝六逸
文學進化論……傅東華
十四夜間……焚 子
趙子曰……老 舍
希臘人之哀歌……張水淇
寡婦(米爾頓)……沈 何
雲(?)……林守莊
良心馬附於……楊彥劬
(杜思退益夫斯基)
十一封信……濟亞銑
醒後(劇本)……向培良
貧乏的問答歌(詩)……謝六逸
醉時的思戀(詩)……趙景深
獻給自然的女兒(詩)長 虹
流浪歌(詩)……林守莊
木偶的奇遇……徐調孚
四月文藝家生卒表西諦調孚

第五號

青駿之山(湯盤)……蘇抱一
棄婦(鉛樂拉)……常 玉
護身符(科布林)……趙景深
安娜套在頸子上(契訶甫)
……趙景深
賭等俗客(柴霍甫)……露 明
不幸(柴霍甫)……露 明
小狗……佳 山
苦悶的靈魂……含 星
趙子曰……老 舍
日本往昔閒話……謝六逸
放逐的老母(詩)……趙景深
午時的鄉野(詩)……沙 世
獻給自然的女兒(詩)長 虹
寂寞(詩)……蹇先艾
離婚(劇本)……向培良
木偶的奇遇……徐調孚
五月文藝家生卒表西諦調孚

第六號

靜物(湯盤)……黃滄秋
出嫁的前夜……許 傑
小妹妹……孟 言
賭……彭家煌
羅馬人的抒情詩選譯……謝六逸
小品兩則……豐子愷
文學進化論……傅東華
趙子曰……老 舍
解說(巴泊桑)……黃家樂
思孩(米爾博)……馬宗融
詩五首……蹇先艾 霜 樂
冉宗實 士 人
現代文壇雜話……景 深
世界遊記(名著介紹)周建人
童話全集(名著介紹)徐調孚
六月文藝家生卒表西諦調孚

每冊一角五分全年連郵費一元八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現代經濟制度下的現代婦女

Durant著
文宙譯

假使我們設想自己生活在紀元二千年左右，而回頭來問二十世紀初期的情形，其間最可舉的事實，不是世界大戰，不是俄國革命，却是婦女地位的變遷。在短短的時期，有極大的變更，歷史以來，很少有這樣的例子。神聖的家庭，在昔是社會秩序的基礎；神聖的婚姻制度，在昔是人類安定的保障；拉雜的道德約合，在昔是人類文明的支柱；現在都因了一個大變更而動搖了。這大變更的發生，是隨着工廠的設立，城市的發達而來的。在這個時代中，我們自然有點心神不定了。

要把女子從家庭奴隸，社會飾品，性慾方便的範疇中解放出來，而做別的事，這現象在昔未嘗沒有，不過終究是個可驚的例外。柏拉圖要把一切事業開放，使兩性機會均等；而亞力理斯德，則認女子是不完全的發展，女子是自然製造男子時的失敗，她在天性上與奴隸同等，不足以參與公共事業。

耶和華也把妻子歸入牛羊器具一類。這在十誡中說的最明白。耶和華是猶太人想像出來的，猶太人因戰爭的關係，認女子是貨物，所以耶和華的意見代表了猶太人的意見。在古昔猶太人的習俗

中生女不燃燭，產母又須經兩重清洗的手術；生子則火炬通明。古代東方女子須產子後始得免人蔑視，又須等到兒子在戰場上犧牲後方得受人尊敬。

自然經過許多時間，一直到現在，婦女地位已經有變遷。如古昔希臘的 Hetaerae，及近世王宮中的宮女，能以特殊的魔力，從男性主體的狀態中解放出來。Aspasia 及 Phryne 也與藝術家哲學家分席倘論。當婦人的客室，曾為知識界的中心。這些事實只有女性蔑視的虛驕會抹殺不論。法國大革命以後，所謂自由平等，並不曾應用於家庭而 Sansculottes 對他們的妻子，仍是嚴厲得很，自由只是男子所有的物。對於女子只在文字上說說而已。

這種見解一直到現在，我們中有了點年歲的人，總還能記得。瓦寧格爾 (Otts Weininger) 的文章，他論證女子是沒有靈魂的。我們總能記得，當讀叔本華的論女子一文說女子是小身軀，狹肩脾，大屁股，短腿子的人種時，感到一種快意。當讀尼采說「到女子還裏去時，記着你的鞭」時，我們是否自己覺得了不得。殊不知當我們快意時，我們卻忘了一件事實，就是叔本華尼采這班人所說的話，只不過是兩性間戰鬥的一部，而且是失敗的男子的強話。我們要知道叔本華是因為對一個美麗的威尼斯姑娘失了戀，她不愛叔本華卻愛上了一個漂亮的貴族。尼采是因為愛不得 Solomé，他走偏了半個歐洲，陳說了許多哲學，終於失敗了。瓦寧格爾愛上了一個維也納女子，後來失戀了，他就在畢多文的屋內自殺，他們的書裝出了我們普通對女性的仇意，所以讀起來覺得津津有味。

二十世紀開始了，女子還沒有受男子尊敬的權。他只要能養活她，他是可以打她而不受法律制裁的。他可以晚上出去同女子胡鬧，法律不能干涉他。妻子賺的錢是屬於男子的，妻子置有產業，也只好讓男子消費的。二十世紀開始時，女子還不知道有在工廠中工作，和在議會中選舉的特權呢。

忽然女子起來要求自由平等，及其他被認爲不可能的種種事體了。她們敲破了玻窗，毀壞了郵筒，舉行了偉大的遊行（按此指昔年英國女子要求參政權事。）她們堅決的進行，終於使男子不敢再打她們，不敢再責她們獨負中饋的責任。她們也不一定晚上在家苦守着男子，她們不必再怨恨男子了。她們只忙着爲自己的事，她們已得到了靈魂；她們與男子競着選舉，她們也吸烟了，也罵人了，也飲酒了，也思想了，驕傲的男子此時也不得不回頭在家裏看護兒女了。

這對種種習俗的推翻，究竟什麼緣故？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機器應用的發展。婦女的解放，乃是工業革命的副產物。

工業革命，使女子大量地工業化。她們的工資，比男子賤，又比男子溫馴，廠主專雇女工。所以十九世紀初期，英格蘭男子不易找到工做，他們的妻子和兒女反能賺錢。雇主只知獲利，社會道德的毀壞，他們是不管的。毀壞了當時英格蘭的家庭，就是這班工廠主的功勞。

第一步在法律上的婦女解放是：一八八二年的立法。此法令規定大不列顛的婦女，得保有其自己所賺的工錢。此法令是下院議員（大概爲工廠主）所提出的，意在引誘婦女到工廠中去作工。自有

此法，而婦女亦繼續拋棄了家庭的苦工，去做工廠的奴隸。直到現在，就英國而論，每兩個女子中，必有一個在工廠或公司中工作。女子在工業界中人數的增加，其速率快於男子四倍。恐怕二十世紀的最初三十年以後英德美三國將有五十兆的房子（House），而沒有一個家庭（Home）了。

婦女工業化了，同時家庭生活就衰退了。機器產生了新機器；使大量的生產可能，而製造的消費減少。昔日家庭中婦女的工作，現在都有了工廠，這就毀滅了家庭。昔日婦女的工作；一點點的漸被工廠奪了去。昔日家庭的工作，使女子成了奴隸；同時也發生了歡欣。現在都不成問題了，家庭空虛，女子也就不安寧了。

女子從家庭中出來，到工廠中去。這於女子是有利的。她得到了工作，她知道不工作，將使她成了一個無意義的寄生蟲，將使她成為財多身弱的男子的奢侈品。當她第一次得到工資時，她像孩子一樣，從兒童的地位，進入成人的地位，是何等的可憐！女子覺得了工作，這使她更歡喜地去接受新式的服役；女子又成為一個有作用的人了。

這空虛的家庭，從此拋棄了。男女住在都市的小房子或寄宿舍中，數十年來所保持的習俗儀文，在三十年內一齊毀掉。社會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告訴我們，一切的習俗和道德，是非經緩慢的過程不能更變的，不過現在婦女地位的變更，確是空古未有，這不過是從我們的幼孩到成年的一個短短的時間。我們的牧師，記者，政治家，警告我們，不要讓社會主義者毀滅了我們的家庭，不過事實上經濟的

發達，不受人意的支配，牠已經於道德家覺察原因以前造成了悲劇了。

家庭中只要有小孩，家庭總還可以存在。不過工業革命，把小孩也拉到工廠中去了。在鄉間，兒童是父母的助手，也是父母的娛樂品。在都市中，卻變了消費的貨物。於是不得不求兒童的少育。機器促成了工廠，工廠促成了都市，都市促成了德謨克拉西，社會主義，和生育節制。這完全是自然演進的勢力，沒有人想牠來，也沒有人能阻止牠不來。近百年間歐美的歷史，如早料到有這着，也決不致弄到現在的局面了。但歷史如能力一樣，是不容人力改變的，牠有牠的定命力，牠必須走牠的前程。

在都市中，兒童不僅是一種奢侈品，而且母性本身，已經不是婦女常態的應有之事，卻把產育成了一種危害的事體。因為婦女工作過勞，身體勢必軟弱，男子對女子的美的欣賞又有點異常。男子喜歡柔弱的身材，昔日壯健的美女子，不再合現代男子的藝術趣味了。現代男子的判斷女性，專從性的誘惑上着眼，而不從母性上着眼了。這使女子日趨纖弱，力避孕育。男子又贊成女子這樣做，生怕兒女的負擔。

新的機器，所謂 Contraceptives 的又不知不覺的助成了女子的解放。女子不必看護兒女，也不必處理家事了。她們走進了工廠，公司，同男子在一處工作，與男子同樣的工作，同樣的思想，同樣的談話。解放的第一件事，就是模做男子的種種。男子的習慣，如吸烟，裝飾等，都被女子學去了。這使男子女性化，女子男性化，同樣的職業，同樣的環境，同樣的刺激，結果把男女成了同樣的人。恐怕三十年後，男

女間的分別，須要拿徽章來標識，才得認識清楚了。

拿現在沒有兒女的女子，與她們兒孫繞膝的祖母相較，是何等鉅大的一個變遷呵！從前，女子的被尊重，是與她的兒女衆多為正比的。女子的功用，是在做母親。有多少的人禱告神祇，想多育兒女。如Mayas人不育的夫婦，多誠心絕食去祈求兒女。

母性何以能感動人？因為工業革命以前，對兒童有大量的需要。我們對兒童的感情，就隨着需要而增進。都市以種種生活的誘惑，吸引鄉村中的兒童。都市本不用自己來增殖人口，都市並不認兒童是一種需要。所以女子是不必具母性的。母性溫柔，是鄉間青年多子的婦女的產品。我們對母性的感情，就是從這個時候保存下來的。大抵生在一八九〇年左右居近鄉間的人，總還會信仰「無兒女者無快樂」這句斯拉夫的諺語，而且還會信仰生育良好的子女，總比畫新印象派的圖畫，譜現代的音樂，寫現代的婦女論文，更需良好的品格。

解放的婦女，是經濟發達後的出品，這並不是她自己要求出來的。現在斥責她是不應該的。我們應用客觀和公平去討論女子的情況。

在工業上，婦女很敏捷的適應環境。一向心理學上認為男性專有的智慧和習慣，女子也同樣能表現出來。例如公司中辦事的女子，她們也許缺乏一點創發能力；不過她們的忍耐力，堅持力，和她們勤忍的工作，以之比較男子的懶散，是足以使人驚異和欽羨的。僅僅在一二十年以內，女子已能在工

業界佔到了地位，除了最粗的體力工作以外，女子在各工業上都能佔得一席。假使約翰穆勒還沒有死，他會覺得他爲女性所要求的，照今日的情況，未免太淺薄了。這個工業界上女性侵入的動程，將到如何程度，現在還不能說。不過就女子的能力和細巧技術的優長上看，她們的力量可以抵償男子的創發能力而有餘了。電力既然替代了人的體力，男子在工業界的情形就要變更了。

在政治上，我們的女兒，必較我們更有機會。工業化的婦女，不得不投入政治旋渦，以保護她們自己。男子以立法的保障，迴護自己的特權，鞏固自己的勢力，這個男子替自己造成的局面，必須破毀。各方面必須爲女子開放。女子爲選舉權的爭扎，總算盡力了。世界的抵抗，終於壓下了。同時英美無盡者爲選舉的鬪爭，却毫無成績。男子一向所表示的勇敢，終於及不上那次參政運動時女子的勇敢。她們終於敲開了權力之門，爲德謨克拉西所引手而入。五十年之後，女子會知道她們是如何的成功了！

現在已有人知道，點人頭爭選舉，還不能算是解放。自由並不是屬於政治的，是屬於心理的。於是成百萬的女子，充滿了課室，充滿了學校寄宿舍。大學中，有女子的足跡。她們的面孔，表示出文學科學的嚴厲態度。她們的眼光，露出了知識之光。也許我們過贊了她們，不過女子的確在那裏對教師發問，對學說懷疑，使世界更接近於他們的願望。

五十年來，婦女們已經證明兩性間心理的差別，大部分是由於環境，並非由於先天的不可移易的天性。這不是說女子就要把圍繞她們的阻礙立刻破除。女子的理知發展，只不過起了個頭。她們無

可因襲，沒有前例，以鼓勵她們的自信心。女子的與男子受同等的教育，只不過是最近的事；大學中女子對男子的比例，較之社會上女子對男子的比例，還差得遠。要等這個比例相當了，然後兩性間的藝術的或科學的能力，可相比較。男子中的所謂天才，乃是從幾百萬的受教育的男子中選出來的。女子對一切教育的特權，不能與個平等分享時，天才的數目如何能與男子一樣！

最後論到女子的母性。雖然處在現在竭力抑壓母性的時代，母性終要吸收女子大部分的精力。女子應把母性認為最大的成績。女子寧願把文學和藝術讓給無性的人們去做。世界有比文字更偉大的東西。她們知道理知與智慧，是不同的東西。女子缺乏理知，未必是缺乏智慧。

論到現代婦女的身體怎樣呢？自從她離開了家庭，進入了工廠以後，她的身體就壞下去了。她不似她鄉間的祖母強健了。天然的色澤退去了。她即使產生了兒女，也須經過長期的休息。不過同時男子也把身體壞下去了。男子也早離了鄉間的生活。現代人的腦子是靈敏得多了，人們雖能運用複雜的工具，不過人們的身體，却擔受不起昔日人們所日日經受的重擔了。

現代的婦女，雖有種種病苦，但他們却更美麗了。婦女拚命的裝飾着，把她們誘惑的魔力保存到衰老的年歲。婦女們不願意衰老，到了四十左右還有誘惑男子的勢力，這未嘗不是一件可喜的事。口脂呀，粉黛呀，未嘗不可算是藝術和文明的附件。不過婦女的身體，是脆弱定的了！

或者這個美麗的脆弱，這個身體的軟弱，是一種暫時性的表面的狀況。在一個運用電氣的世界

中，工廠也許會像家庭一般清潔。也許都市擴展以後，人們容易吸呼到新鮮的空氣，加以球戲運動的進步，也許會把被都市從少女頰上奪去的紅暈還給少女。由衣服構造的漸漸改良，現代的婦女們已從健康的阻抑中，解放出來了。短裙是世界婦女的恩物，只有縫衣匠不歡迎。近年來把婦女的衣服；放長到膝部，那更是好了。在婦女的美觀上，膝部向來是不準外露的。現在成爲婦女身體的緊要部分了。所缺憾的，只是減縮了男子的想像。不過一向的觀念以爲男子對女子如沒有想像，女子就沒有了美麗，這句話究竟對不對卻很難說呢。

現在我們似乎看不慣剪髮和抽烟，不過下一代的人們，就不以爲意了。就心理講無論什麼事；只要由美點的婦女們繼續着做去，在普通的男子看來，總會感到趣味的。習慣形成了道德，習慣也形成了美的標準。在昔老婦們吸惡臭的管烟，人們並沒有注意憎惡。將來婦女們在男子面前抽紙烟，也不算什麼一回事。烟是有害而可愛的東西，人們本不妨因了可愛而情願受點害。人類的要求快樂，與要求聰明一樣的有理由。我們何必苦苦的執着於呆板的道德觀念。

現在要講到近代的跳舞了。Delirium tremens 發明近代跳舞的是女子呢還是男子？當華爾之舞起代替舊日貴族式的跳舞的時候，我想我們的祖父們也必定像我們現在對近代舞一樣的要發怒。不過現代婦女對於强盜謀害及政治上的手腕日益進步，這在我們，又將怎樣說呢？新近美國培爾的摩地方發出了一件事，有一男子，方在散步。有三個女子乘了一輛摩托車向他招呼，他就與這三個女

子一同乘在車中，車開到僻靜場所，就停住了。四人下車游戲，忽然中間有一個女子怒男子不起勁，與男子爭吵起來。於是兩個女子夾持一個男子，還有一個女子就拿帽針刺他。我們看了這件新聞，我們還能懷疑於女子的解放嗎？

赫胥黎說：『婦女的德性即是男子的最有詩意的幻情』(Woman's Virtue was man's most poetic fiction) 這話似乎是不錯的。婦女們雖曾有過這種感情，不過他們一發現男子們喜歡婦女靜淑的時候，她們就把這種感情藏起來了。現代的男子似乎對於婦女的不靜淑比較的反應得快。而現代的女子，也傾向於引動肉感的生理的及心理的不顧忌。其實成熟的男子總是喜歡女子的沈靜的。且女子的不靜淑，是自殺的。因為這會使男子專從肉感滿足上去想，而不從戀愛婚姻或家庭上去想。一對男女結合，如從這個血的溫熱上出發，則結婚久了，這點點情感的熱餘，就會消掉。結婚決不是與一個極其機會連着的極最誘惑。因為機會可存着，而誘惑是會減到最小限度的。

在這個極大的變動中，婚姻這件事怎樣了呢？

牠是幾乎要消滅的了！就算不消滅，因了離婚和遲婚的原故，牠也要縮短了程途了。關於離婚的事，說的人已是很多，統計的研究也不少了。關於遲婚的事，我們可看在這半世紀內，就西歐與北美論，男子的結婚年齡已到了三十左右。男子的經濟不安定，女子的裝束浪費，和結婚想攀高的虛榮，以及都市中男子性慾滿足的便利，這些原因，都使結婚的年限延長到將要衰老的時候。現代男子不要求

女子的婚姻，只要求女子的性。因爲性是可以任意取捨的事，於男子沒有永久的責任。結婚是一種寄修，是一種契約，是一種限制。男子爲什麼要進這個牢獄。況且劇場裏充滿了誘惑，街頭巷尾有的是可以洩慾的設備。

其實我們男子都是怯者。我們已沒有勇氣去忍受嚴格的限制，和重大的責任，像我們的父親和祖父了。以先男子們是先娶了妻，然後再謀工作來養活。現在男子們總要先積聚了錢，再談婚姻。不過錢到了手時，青春卻跑掉了。世上沒有東西來阻止人們結婚的延長，一切似都暗示結婚是一種不需要的累業，這樣必要使成千百的女子去做娼妓，不曉得有家庭，不曉得有孩子，庶幾可使其他的成千百的女子遲遲的去同墮落了的男子結婚。女子在這樣的不自願的處女狀況中守着，一任男子去想還是使她們成暫時的姘頭，或妓女好呢，還是使她們做妻子好，這眞是婦女解放最悲痛的事。

造成這個情形的，仍是男子不好。多數的苦痛都由於男子在生理和經濟上佔了特權的緣故，不過女子（勞工階級的女子除外）也未嘗沒有罪惡。富家的婦女，直是一個美麗的寄生蟲。她們既不消做工，又不消管家。兒女有用人領着，她們的手和腦，都是空閒着的。閒久了就只好做壞事。越沒事做，就越懶惰，越不肯盡婦女的責任。她們不能與丈夫以任何事物。在這種情形之下，由獨身的男子看來，結婚決不是成熟的男子的鵠的，卻是人類重複了昆蟲界所演的一副慘象。——在兩蟲的媾合中，雌的把雄的頭咬脫了。

我們對此將下怎樣的結論呢？這或許都不是我們所喜欲的。我們只是被包圍在變遷的旋渦之中，只好順受方來的結局。在這個習慣制度急速變遷的潮流中，甚麼事都會有的。如暫時的結婚，自由的結合，都不成問題，兩重標準的道德觀，當然是消滅的了。不離散的婚姻，和純正處女的新嫁娘，兩者都要成爲稀罕見的事實，婚姻的全制度，將取較新穎較鬆懈的形式了。

我們的願望，却與上述的未來世界的情形不同。我們或者要勸青年男子早點結婚，不要過慮。要曉得愛是能夠給與人以雙倍的能力的。青年誠然是盲目的，是不能自下判斷的，不過成年是冷酷的，是不能戀愛的。青年們要想經濟的安定，却喪失了青春的好花。我們或者要勸青年女子們，寄生生活是不健康不永久的。在母性中可以找到更大量的享樂。像現在的拚命模倣男性的生活，是會硬化了身體，粗化了靈魂的。快樂也和美麗一樣，只是一種功能的完成。快樂不是盲目的運命的接受，而是諸本能之整個心意的調和。在這個調和中，個人的企圖與種族的幸福吻合。人類秉了數千年的遺傳，天生有做父母的情操，自然也只給快樂與能承受自然律的人們。我們能服從自然律，她就報我們以極大的快樂，

如果有些女子在母性以外找到了獻身致力的事業，這自然是很好。不過那些徬徨不定的女子，只感到生活的空虛，那就不能不說她是違背了愛之律令的緣故。現在的世界，並不一定要女子去發許多的兒女，我們所要問的，只是男女間眞的快樂的問題。婚姻要只是男和女的關係的問題，婚姻便

失敗了。把婚姻認爲男和女對他們的兒女的關係的問題，那才是更好的機會。

我們希望目前的現象，只是轉變中的暫局。我們今日所見的政治道德心理的紛亂，只是一個將死的秩序與一個將生的秩序之間的一段過程。這個方生的秩序，是從現時代的重謀適應中出來的。現代的人們，多少是有點例外，有點神經異常。但究竟還是少數。少數週圍繞着的多數的人們，是不異常的。他們照常的結婚，照常的養兒育女。他們維持世界下去，直等到一個新的秩序發現，使人們企向於更高的平面。

給芳女郎

燕志儁

芳呵，
願你眷戀我，
像那春夜合紅花的留戀，
像綿纏的夏夜的露合花，
噯，我寂寞的生命，
也甘願死亡，

芳呵，
眷戀我呵，
用你的迷戀人的，
溫柔的胸懷，埋作我，
噯，我寂寞的生命。
也甘願死亡！

北京乎

是孫福熙先生的最迷人，最有趣的散文集。

在這一集裏開展着北京的文化表徵，他敘述到他所觀光過的故宮博物院、中央觀象台、奥佑館繪畫展覽會、光社繪畫展覽會、中央公園、孔德學校以及『第二夢』的公演。

在這一集裏他又提醒了我們一向忽視的東方藝術的美麗，他把花盆、菊花、新年花紙、風箏、雞毛帚、中國茶等，都加以文學的敘述，還附了許多美麗的插圖，幾幅親自畫的菊花，用顏色不同的銅版圖印成，尤為美麗。

在這一集裏他又介紹幾個人給我們——教育家蔡子民、畫家林風眠、韓叔和方君璧女士以及實業家李駒。

全書二百餘頁，彩色銅版圖四十幅，八十磅道林紙精印，價售洋一元。

開明書店發行。

同姓為甚麼不可以結婚？

黃石

僅僅是同姓，而無血統關係的男女，可否結婚？這是現代社會裏面的一個實際問題；在「禮教」流毒甚深的宗法社會——中國，尤其來得嚴重而迫切。只因古代的「聖人」說了一句「取妻不取同姓」的話，便犧牲了無數有情男女的終身幸福，演了無數綿綿長恨的戀愛悲劇！這顯然是一條社會問題，社會學者應負解決的責任。作者雖不敢以社會學者自居，卻亟想據社會學的見地，去考察「同姓不婚」制度的意義，及其起源，然後根據研究所得評定他的價值，以期對於同姓男女可否結婚的問題，發得一個比較圓滿的合理的解決。

我們知道古今中外的社會，自榛狉草昧的部落，以至文化發達的國家，對於男女的婚姻，莫不有若干的限制。這些限制之中，最普遍的是禁止親族通婚，及厲行族外通婚。我國的禮制，在禮記有「娶妻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見曲禮）易經亦有「同人於宗，吝」的話，意謂「同姓相娶，吝道也，即犯誅絕之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見通典同姓昏議）據此，可知此種禮制非始僅禁

制五世以內的男女通婚，五世以後，便不管了。這種限制，大約發生於商朝，何以見得？據唐孔穎達說，『殷人五世以後，可以通婚。』若說這是後人的話，不足爲據，那麼，我可以再舉一個更有力的證據。禮記大傳和孔子家語都異口一詞說：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世四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而祖免，殺同姓也；六世統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婚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通，周道然也。既曰「周道然也，」可見周以前便「不然。」因爲周以前「宗法」尙未甚發達，故認五世以內，才有統屬，五世以後，則統屬已竭，便不再限制了。到了周朝，「宗法」觀念漸漸發達，把宗族關係看得非常重要，便把這親族通婚的禁例，推到極端，只要是同姓，便認爲「同宗，」不管有沒有統屬——即今之所謂血統關係，一百世也不准通婚！然而禮制初頒，一時未能強令全社會一一體凜遵，所以違反同姓不婚制的事實，史不絕書。相傳「禮」的創制者爲周公，但他的後裔魯昭公偏不長進，居然違犯先人手創的禮法；史官無可如何，只好替他掩飾。故左傳說：『夏五月，甲辰，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公羊傳也有一條說，『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昭公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魯爲「禮教之邦，」尙且如此，其他可知。又左傳亦載有晉與同姓的吳國通婚的事，爲「君子」所非議。於此可見「同姓不婚，」「娶妻不娶同姓，」在春秋時代只是「君子」的一種主張；雖然這種主張一天一天的有力，卻還沒有成爲普遍的「禮制。」

商代只與止五世以內通婚，已如上述，然則商以前又怎麼樣？這一層，史無明文，很難稽考，據我看

來，縱有限制，也是很寬的。如堯舜的聯姻，便是一個顯例。據古代的傳說，堯與舜都是黃帝的子孫，但堯卻以二女下嫁於舜，舜雖君子亦不爲諱。陳祥道且說，『舜娶於堯，君子不以爲非禮，……其時之文質不同也。』堯舜二人雖不能認爲歷史上實有的人物，但從「其時之文質不同也」這一句話，卻可以推想出時代愈古，婚姻的制限愈寬；反之，時代愈進，婚姻的制限亦愈嚴，而限制的範圍也一天比一天寬廣。

原來這不單只中國爲然，全世界的人類，都有這種趨勢。社會學者，人類學者，以及旅行家都告訴我們：世界上至今仍有許多文化低下的野蠻人，除關係極親切，如母子，翁媳，兄妹等之外，都可以隨便結婚，不受限制。稍進，則見有些文化程度較高的半開化人，把婚姻的限制，推廣到近親；更進則推廣到沒有關係的同族，社會學稱准同族的男女互相通婚者爲「族內通婚制」（Endogamy 或簡譯爲內婚制，）稱不許同屬於一族的男女婚媾，而必須向他族找尋配偶者爲「族外通婚制」（Exogamy或簡譯爲外婚制）；我國的「同姓不婚」的禮法，便是族外通婚制的一種形式。這樣，由歷史考察起來，可見「娶妻不娶同姓」的外婚制，是社會演進的產物，並不是什麼聖人君子創制出來的。

婚姻限制的範圍，是漸漸擴大的，這一層我們已經知道了，然則限制的標準又從何而定呢？我們很難說以血統的觀念來定，因爲血統觀念以生理的知識爲基礎，而人類的生理關係，除母子，兄妹等是顯而易見之外，其餘都要等智力發達到相當程度，方能認識。故此世上有很多野蠻人絕不禁止血統關係極密切的男女結婚。

據我看來，人類婚姻的制限，完全由「族」的觀念和範圍而定。族的範圍狹則禁制的範圍亦狹；族的範圍廣，則禁制的範圍亦廣。因此，我們要研究族外通婚制——包括同姓不婚——的演進，必須要追溯「族」的觀念的進化。細察起來，「族」的意義，本來就很暗晦，「族」的範圍，也沒有確定的界線，往往隨時代和環境的變遷而變遷。故今之所謂「族」，與古之所謂族，迥然不同；此之所謂「族」與彼之所謂「族」，又不一樣。我們中國之所謂「族」，是指「宗族」而言。什麼是「宗族」？就是同拜一位祖先——或爲實在的，或爲假想的——的人羣。把這個觀念推廣開去，凡姓氏相同的，便都是「宗族」。因爲按照儒家「愼終追遠」的說法，凡屬同姓，追源其始，皆同出於一位共同的祖先，既是同出於一源，那麼，縱非住在一起，也可認爲「同族」。如此說來，「同宗」與「同族」的意義，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換句話說，便是：凡屬同宗——同姓，皆爲同族。

但讀者要知道這種「族」的觀念，在歷史上發生的時候很遲，以前族的範圍並不是這麼廣泛的。因爲這樣的觀念，必待人類的知識發達到很高的程度，以至能夠認識生理的，血統的關係，且能把愛兄弟之心，推及他人，方能發生。在渾渾噩噩的初民的腦中，這樣普泛的同族觀念，是不會有的。他們連父子的關係，還不大知道（如古語之所謂「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便是明證），遑論血統疏遠的同宗？據社會學的考察，人類最初的社會結合，並非以血統關係爲基礎，乃是以利害關係爲基礎，易詞以言之，卽人類聯結的動機，其始由於利害的一致，或求生的便利，故聯結成羣，以遂共存之目的。在這個時

代，凡同屬於一個集羣的人，便是「同族，」反之，不隸屬於一個集羣的，便是「異族。」這樣說來，原人之所謂「同族，」其實即是「同羣」的意思。在一個集羣裏面，往往包括許多血統不相聯屬的分子。其後生齒日繁，集羣日增，羣與羣的接觸，亦日益頻繁，不可不有特別的標誌，以資辨別。起先人們各取一種動物或植物來做各羣的標誌，此即社會學上之所謂「圖騰」（Totem）；以圖騰爲辨別標誌的人羣，即謂之「圖騰羣」（Totem group）。在圖騰時代，族的觀念便應用到一切身上。有同一的記號者的身上，不論在什麼地方，凡遇到圖騰相同者，便都認爲「同族」。圖騰時代的人類，不特把圖騰當作同族的記號，並且認那種動物或植物做他們的共同的祖宗；同時人類的智力，亦漸漸發達到能夠認識生理關係的程度，由是血統的觀念，便跟住發生，人類關係的記號，便由圖騰漸漸變爲姓氏。此即血系制度（Kinstip system）之所由生。但血系制度有兩種：一爲「母系的」（Metronymic），一爲「父系的」（Patronymic）。因母子的關係，較易知道，而父子的關係，較難認識，故世界各種族的血系制度，大都先母系，然後漸進於父系。行母系制度的種族，其血統均從母氏方面推算，同戴一個女性的祖先者，則爲「同族」，在父系時代，則血統姓氏等，均從父黨方面傳衍，而以同戴一位男姓的祖先者爲同族，母黨不與焉。這時候，「族」的觀念已經與近代很接近，或竟一般無異了。

族的觀念的演進，既然經過上述各階級，因之族外通婚的限制範圍，也跟住一級一級的改變。原人以同羣爲同族，故婚姻的禁制，亦只限於同羣的男女。換言之，即不能與本羣之內的異性，締結性關

係，而必要向別處求偶。到了圖騰時代，禁制的範圍便廣闊一點，凡身上有同樣標誌的男女，不論是否在一個團體裏面共同過活，都不能通婚。及至氏族時代，婚姻的限制，才以血統關係爲基礎，同姓氏的人員，均認爲同族，按之於族外通婚之例，都不許結秦晉之好。但在母系制度時，血統觀念還不大明瞭，所以只禁止同屬於一個母系團體的男女結婚。倘其人非隸屬於母族，則雖有極親切的血緣，也不在限制之例。譬如希伯來的始祖亞伯拉罕娶他的同父異母的姊妹爲妻，恬不爲怪，這便是一個極顯著的例子。迨後血統的宗支，由母系變爲父系，婚姻的限制，亦隨之移到父族這一邊——雖說母族方面的限制，也不完全撤消，仍有些少存在，但已經遠不及從前之嚴厲了；所以中表通婚，倒視爲故常。中國的同姓不婚的禮制，分明是父系時代的族外通婚制的變本加厲，蓋儒家把姓氏相同的人們，一概認爲同族，故有「雖百姓而婚姻不通」的禁例。族外通婚制進到了這個田地，眞可謂「登峯造極」了！

同族的人爲什麼不可以結婚，而必限定向本族之外尋配偶呢？中國的「聖人君子」把這條規例推到極端，應用於一切同姓的身上，這又有什麼緣故呢？現在我們進到本題的核心了。關於族外通婚制發生的所以然，社會學者的見解，不一其說，現在還沒有確當的定論。今姑將各家的解釋，分別綜述於下：

第一，社會學者麥列南 (McLennan) 在他的名著原人的婚姻 (Preimitive mariarge) 一書裏面，曾經提出一種解釋。他把族外通婚制的起源，歸因於殺戮女孩。據說：原人僅恃自然的產物以維其

生，故生活上常感困難。加以身處危地，險象環生，努力奮鬬，僅足以自保。小孩子之於他們，簡直是一重負累，爲求減輕生存上的困難起見，故女孩子一生下來，或生後不久，便被不堪負累的狠心父母拋棄於外，或索性結果了她們的性命。但這麼一來，便發生一個結果，就是男女的數目，失了均衡，而致男多於女。一羣之內，男子既多於女子，女子便不够分配，男子要想求偶，便不得不求之於他族：此即族外通婚制之所由生。此一說也。威斯脫馬克（Westermarck）却歷歷指證麥列南的謬誤：第一，殺害女孩，並不是世界的普遍風俗，只在幾種極草野的人羣中，才有這樣的惡習。第二，就算殺害女孩是野蠻人的普遍風俗，而麥氏之說，仍不能說明原人爲什麼禁止在族內婚娶；而絕對禁止人們在氏族或圖騰羣內相與通婚，却是族外通婚制的最大特色，麥列南既不能解明這的所以然，那便是他的大失敗。

威斯脫馬克根據上述兩點，破壞了麥列南的學說，便進而提出他自己的主張。麥氏以物質的原因解釋族外通婚制的起源，我們可稱之爲物理的解釋（Physical explanation）；威斯脫馬克則反是，他以一種本能說明其故，我們可名之曰心理的解釋（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據說人類對於那些與從小就同在一塊兒生長過活的人們發生性的關係，自自然然就有一種厭惡的感情，這是一種天賦的本能，固非人類所獨具。蓋自然界有一條律例，即同類相殺，異類相生。生物若與關係親切的族類婚合，則所生的子嗣，必定變弱，而且不能繁殖，終之，其族亦必受自然的淘汰，歸於滅絕。惟有不在本同族以內行婚媾者，乃能生殖繁衍，種屬強壯。動物受這條自然律的支配，乃不得不向族外尋配偶，雖

漸遂成爲本能。及後動物進化而爲人類，此種本能，亦隨之俱進。故草野蒙昧的原人，雖然缺乏血統關係的觀念，但有上述的不學而能的本能，對於同族相婚的事，亦自然而然的發生厭惡之情。蓋心靈上自有先天的嫌惡心(innate aversion)爲之主動，不必待意識的發達也。族外通婚制卽爲這種先天的厭惡心的表現。(說詳所著的人類的婚姻Herman Marriage 十四十五兩章)威氏此說，頗覺言之成理。但我們知道近親通婚，在生殖上誠然會產生不良的結果，然而無血統關係，或血統疏遠的男女通婚，却不礙事。依威氏的說法，原人既直覺近親結婚，則其生不繁，那麼凡有血統關係者，皆當在禁止之列才是。然而事實上却不盡然，我們知道有許多野蠻部落及半開化的民族，却並不禁止有切近的血統關係的男女，如同父異母的兄妹之類締結性的關係，人類對於有關係者的婚媾，既有先天的厭惡心，爲什麼這種本能却不出來禁阻此類有害於種族的事情，惟對獨於全無血統的同尊，反到嚴厲禁止？且威氏本人亦承認他所說的「先天的厭惡心」未嘗禁阻原人與親屬行性交，而事實上亦確有很多人因不知彼此間的親族關係，而致發生性愛的。由此可以反證威氏之所謂「先天的厭惡心」實際上並不存在，只是他個人的臆想罷了。更有一層，據人類學者的報告，世界上有些文化程度極低野蠻的人，至今仍然行族內通婚制，難道他們就沒有那種「先天的厭惡心」麼？據我看來，反對親族婚媾合的心理：雖然是有，但並不能說是先天的，更不是一切人類所同具的。這是人類從痛苦的經驗中得來，是進化的產物，非原人所能有。威氏的錯誤，就在乎他承認這種感情認做先天的，人類所同具的。

美國社會學者湯麥斯教授(Prof. Wm. I. Thomas) 亦以心理的原因，解釋族外通婚制的起源，所以也歸入心理派。不過湯麥斯所見到的心理的原因，却不是威斯脫馬克所臆想的那種本能，而是另一種心理作用。湯氏先從心理學上的事實，證明人類對於陌生而不常見的事物，非常注意，而且極感興趣。但等到那種東西已經熟習了之後，那麼，牠所含的可疑的，及令人注意的元素，便歸於消滅；那時候便不再吸引人的注意，人對之亦不覺有濃厚的興趣。換言之，卽惟有新奇的東西，方能惹起人類的注意和興趣，日常見慣了的東西，則不特不能引人入勝，而且覺得平平無奇，淡然無味哩。（說詳article on "The Gaming instinct." in American Joural of Sociology, Vol. VI, pp. 736 ff.) 在別的地方，他又指出性生活的定律：人類在行兩性媾合之前，必需有一種準備，這就是神經系統的興奮狀態。反之，若不能掀動其內心的情緒，使神經興奮，則不能誘致性的行爲。（見所著兩性與社會 Sex and Society, pp. 208 ff.) 他根據這兩點，便達到下述的結論：同族的男女，由小至大都在一塊兒過活，天天都相見，非常情熟，這在一方面固然足以使他們發生親切的情誼，但在另一方面，却不宜於浪漫的愛情的發生。因爲上面已經說過人類對於日常見慣了的人和物，使不注意，而且不感興趣。因此之故，同族的女子，不能掀動男子的情緒，而使其神經陷入興奮狀態，卽缺少了性行爲的必要條件。這便是人類不喜歡妥同族的女子的所以然。人類既有厭故喜新的傾向，所以見得陌生的不慣見的異族女子，便非常在意，戀愛之情，便油然而生，漸至心靈騷動，不能自持。久而久之，喜悅不慣見的異族女子的

趨勢，便成了一種習俗，由習俗而變成慣例。發假竟以此爲正則，凡人娶妻，必取之於他族。順此例者，前爲道德。反之者則爲不道德。族外通婚制於是乎成立。這種心理，不特可以解釋族外通婚制的起源，那現代人的所謂「一見生情」(Love at sight)，及「捨家雞而戀野鶩」等事，都從此得到解釋。（說詳兩性與社會頁一七五——一九七）湯麥斯所說，把族外通婚制發生的原因，解釋得很圓滿，論者宗之。社會學者賜茲教授 (Prof. Edward C. Hayes) 亦採納其說 (見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ology, pp.527-529.)

族外通婚制的第三種解釋，可名之曰「社會的解釋」(Social explanation)，主之者爲人類學家泰勒 (Tylor)。他把這當做一種手段，而非目的。據說人類之所以行外婚制，無非想藉相互的通婚，以聯絡羣與羣間的友誼關係。若族內通婚，則不特不能聯絡他族，且同族之人，往往因爭奪一個女子，而起內鬨；行族外通婚制，則可以防免此弊，卻不是一舉兩得嗎？（說詳 The Matriarchal Family Syste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uly, 1896）此說亦有是處，外婚制足以增進羣與羣之間的感情，確然是事實，此制之所以能夠風行於全世界，這未嘗不是一個原因，但若以此爲外婚制的起源，那便陷於倒果爲因的謬誤了。

除以上幾個著名學者之外，巴哥芬 (Bachofen)，莫爾更 (Morgan)，拉布克 (Lubbock)，斯賓塞 (Spencer)，科勒 (Kohler) 等，均有所論列。豪瓦德 (Howard) 在他的巨著婚姻制度史 (History of

Matrimonial Institution）第一卷第二章嘗綜述各家的學說，頗爲詳盡，讀者可以參看，這裏限於篇幅，恕難一一引過。至若我國的儒者主張同姓不婚的理由，亦可概爲三種：

（一）根據血統的觀念者：

詩經注云：『振振公姓，天地之化，專則不生，兩則生。』

鄭叔詹云：『男女同姓，其生不繁。』（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公孫僑云：『僑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左傳昭公元年）。

國語晉語云：『同姓不昏，惧不殖也。』

又鄭語云：『氣同則不繼。』

白虎通云：『不娶同姓者何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

（二）根據倫常的觀念者：

禮記郊特牲云：『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

又坊記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

白虎通說得更奇妙：『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佚，恥與禽獸同也。』姓名篇則更進一步，說明姓的起因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

姓不得相聚，爲重人倫也。」

（三）根據利害的觀念者：

國語晉語司空季子說，「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散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是故取妻避其同姓，畏災亂也。」

觀於此，則見中國儒者所持的同姓不婚的理由，有許多地方與外國學者對於外婚制的解釋相似；把東西的思想兩相比較，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例如上述第二種理由，便與威斯脫馬克的說法若合符節。司空季子的一番大道理，却不離策士的本色，絕類社會派的解釋。

平心而論，族內通婚誠然有害，族外通婚也自有其益處，這一層我們不能一概否定。第一，近親結婚，子女必不繁昌，對於種族的健康上，亦確有有不良的影響，這是近代生理學和遺傳學所證實的。族外通婚制在消極方面可以免除這個弊害。第二，族外通婚不特可以招引新分子加入一族之內，且能把新鮮的血液，貫輸入種族的生命裏，令種族的生命，更加強健活潑，這也是優種學所證實的事實。第三，族與族互相締結，秦晉之好，亦確然能够增進人羣的感情，擴大人類的聯結。準此而論，族外通婚制確有相當的價值，這是不容否定的。中國的同姓不婚主義其理由亦不能認爲全無根據。即如上述第一項所引的「專則不生，兩則生」「氣同則不繼」「異類乃相生也」等等的話，便與現代生理學的原

理相近，這也是無可致疑的，

然而中國的儒者，把同族的觀念推到極端，舉凡一切同姓，不論天涯海角，甚至於「風馬牛不相及」的人，也都認爲同族，一概不許通婚，這就未免太迂腐，殊失族外通婚的本旨了。最可笑的是白虎通姓名篇所說的「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那幾句話，簡直把「別婚姻」當作人類有姓的原因，這顯然犯了論理學上倒果爲因的謬誤！姓是什麼？人類爲什麼有姓？若以科學的眼光去考察，便知道那只是人類的一種辨別，考其發生的所以然，也不外爲利便起見，其原來的用意，絕不像儒者所夸說的那麼重大。再從歷史考察起來，姓是人爲的（artificial），絕不是天然的（natural）；姓的採擇，其始也很隨便，或以職官的名號爲氏（古之所謂氏，即今之所謂姓），如司馬，司徒，中行之類便是；或以祖宗的封地爲氏，如韓趙魏賈之類便是；或以祖宗的諡號爲氏，如文武昭成宣戴之類便是；或以執業爲氏，如祝陶倉般之類便是；甚至於以所住的地方爲氏，如南宮西門范東郭之類便是。這是古代姓氏的起源，到唐宋之世，更開帝王賜姓之例，以嘉有功。再者，中國因過於重視「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禮教，故自己無子，便採取他人之子以爲己子。被採立的嗣子，便廢掉原姓，改從嗣父之姓，由此觀之，姓的發生，其始絕沒有什麼生理的意味。同姓之人，不一定就有血統關係；反之，異姓之人，有許多時反而是同族，而且有親切的血統關係。中國婚姻的制限，非以生理上的血統關係爲標準，而係以姓氏爲標準，按之於同姓不婚的義例，只要是同姓，則不問其有血統關係與否；一律不准

通婚；只要是不同姓，則縱有血統關係，也可以結婚，寧非悖謬之甚？再說，按之於生理學，則中表的血統是很親近的，然而中國的禮教，却容許他們結婚，倒是同姓而無血統的男女，反不許結婚，却不是「倒行逆施」嗎？進一步說，就是確有血統的同姓，過了幾代之後，遺傳的素質，已經改變，這種男女，縱使結婚，也不會有「不殖」之慮。殷人「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而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之制，倒還合理。周人變本加厲，「雖百世而婚姻不通，」真是「不通」之極！總而言之，姓是很空泛的，很隨便的，以姓氏的異同，來做可否通婚的標準，這不特缺乏科學的根據，抑且違反科學的原理。這是同姓不婚制最大的謬誤，因之「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同姓不昏，懼不殖也」這一類的話，雖然說得冠冕堂皇，但非根據科學，所以就不能成立了。

其次，儒者根據倫常的觀念來禁止同姓結婚，這個理由，尤其淺薄得很。姑勿論「倫常」這種東西，已是一種悖理的「過時貨」，在今日已經沒有維繫人心的能力，縱使有之，而姓之爲物，是否如姓名篇所說，有「重人倫防淫佚」與夫「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等等的功德，更加可疑。春秋時代的「君子」極力推行同姓不婚的禮教，而聚麀烝淫的事實，却史不絕書，便是一個強有力的反證。可見娶妻不娶同姓的禮教，事實上並沒有「重人倫防淫佚」的效力；反過來說，禮教的束縛愈緊嚴，則淫佚亦愈多。再說同姓相婚，是不是淫佚禽獸之行，更加是大大的一個問題，上文已經說過，按之科學，同姓而無血統的人締結婚姻，並沒有什沒不可以，我們斷不能硬指爲「淫佚」「禽獸」，準此而論，同姓不婚

的禮教，在今已不通用，應該廢止，固無待言。我們果眞想防淫佚禽獸之行，與其提倡「倫常」倒不如施行性的教育，還有實效哩。

復次，族外通婚制在古代誠然足以聯絡人類，但現代人類的關係，已極密切，不爭聯婚與否。至若「取妻避其同姓，畏災亂也」之說，更不成話。社會學者告訴我們，人類行族外通婚制之初，往往向族外刧奪婦女，造成「掠奪婚姻」之風。這種行動，往往惹起部落間的劇烈鬬爭。這樣說來，本意是「畏災亂，」而結果反增災亂，此豈「君子」所料？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人類的婚姻，應該絕無限制；更不是存心「反古之道，」主張凡同姓男女，都可以結婚。我也承認婚姻生殖，與國家，種族，社會，關係甚大，確有限制的必要，就是「同姓不婚」之制，也未嘗無理，不過在開明的時代，都不能抱非科學的禮教，以姓氏為限制結婚的標準。我們凡事都以科學的眞理為基礎，凡違反科學原理的舊習，都應該廢止，代以科學的合理的制度。同姓不婚制之不合科學，已如上述；則應該廢止，其理甚明。

然則我們應該以什麼為限制婚姻的標準呢？我的答案是：應該根據生理學，遺傳學及優種學的原理。有血統關係的近親，與及有不良的遺傳性者，不論其為同姓與否，都應該禁止他們結婚。反之，僅僅是同姓，而無血統或血統疏遠，且無不良的遺傳性者，便不妨結婚。結婚生育，是生物學的行為，所以審核之權，當付之於生理學，遺傳學及優生學的專門家，不應屈服於舊禮教的權威，為求國家的強盛，

種族的繁榮，乃至社會的幸福起見，國家應該根據生物學的原理，制定婚律，支配人民的婚姻。欲結婚者，雖經專門家審察他們的體質，考查他們的譜牒，以定結婚的可否。至於當事者在未發生戀愛之前，尤須互相考查對方的家世——尤其是對於同姓的，更當審慎。如其有親切的血統，明知不宜於結婚，則以及早避免性愛的發生為佳，這才可以免除許多戀愛的煩惱和悲劇。若確知彼此實無血統，那麼，縱使同姓，也是無妨的。

夢

馬靜沉

我夢見我們相會在一間小室中，
四周都朦朧而且悄悄，
你飛身來伏在我的胸前，
你能覺察出我心急劇跳動的聲浪麽？
我撫着你的頭，
你抱住我的腰，
我們凝結成一個整體了。
我們不曾說一句什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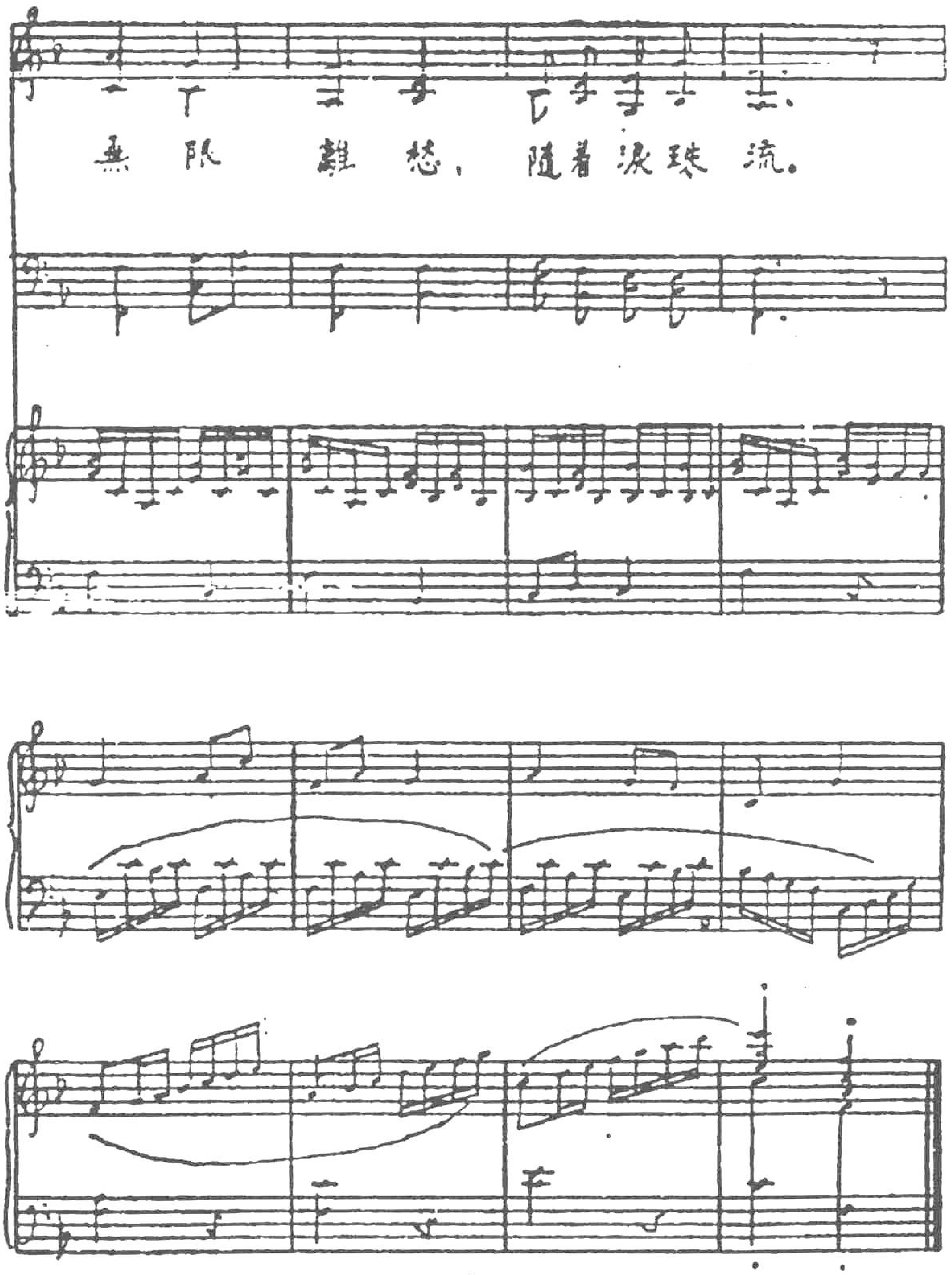
我們也不曾流淚和嘆息；
溫存，擁抱，就是我們相會時唯一的工作了。
一切過去的怨懟歡樂的陳跡消失了；
所有將來的可怕可喜的幻想拋棄了；
黑暗陰森的四周雖然圍困了我們，
但我們卻祇願永遠這樣互相緊緊地擁抱
着，
來消受這眼前一瞥的如醉的溫柔夢！

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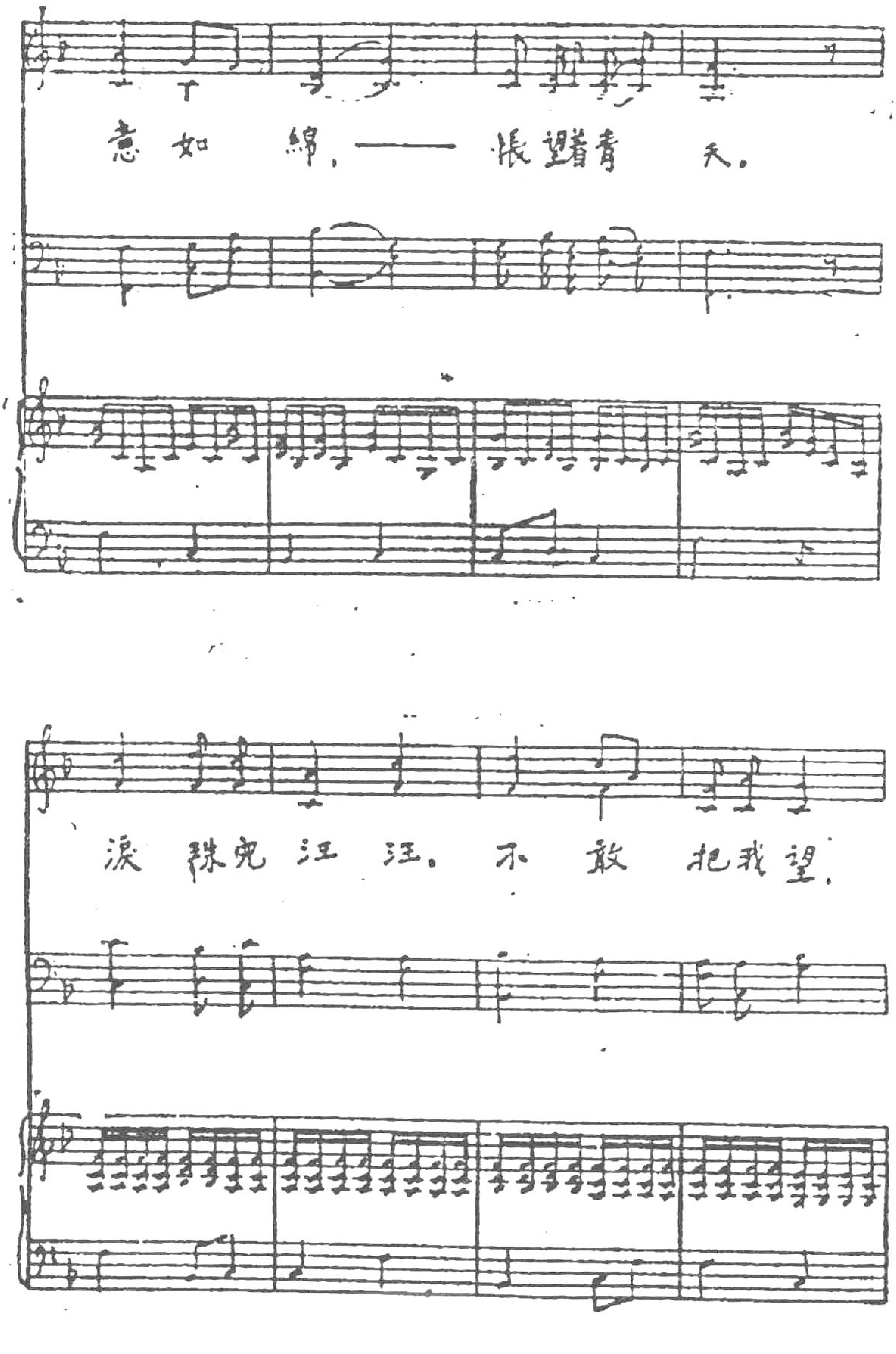
汪馥泉作歌
陳空嘯作曲

小手兒纖纖，
好似意如綿；
意如綿——悵望着青天。
淚珠兒汪汪，
不敢把我望，
無限離愁，
隨着淚珠流。

十三年舊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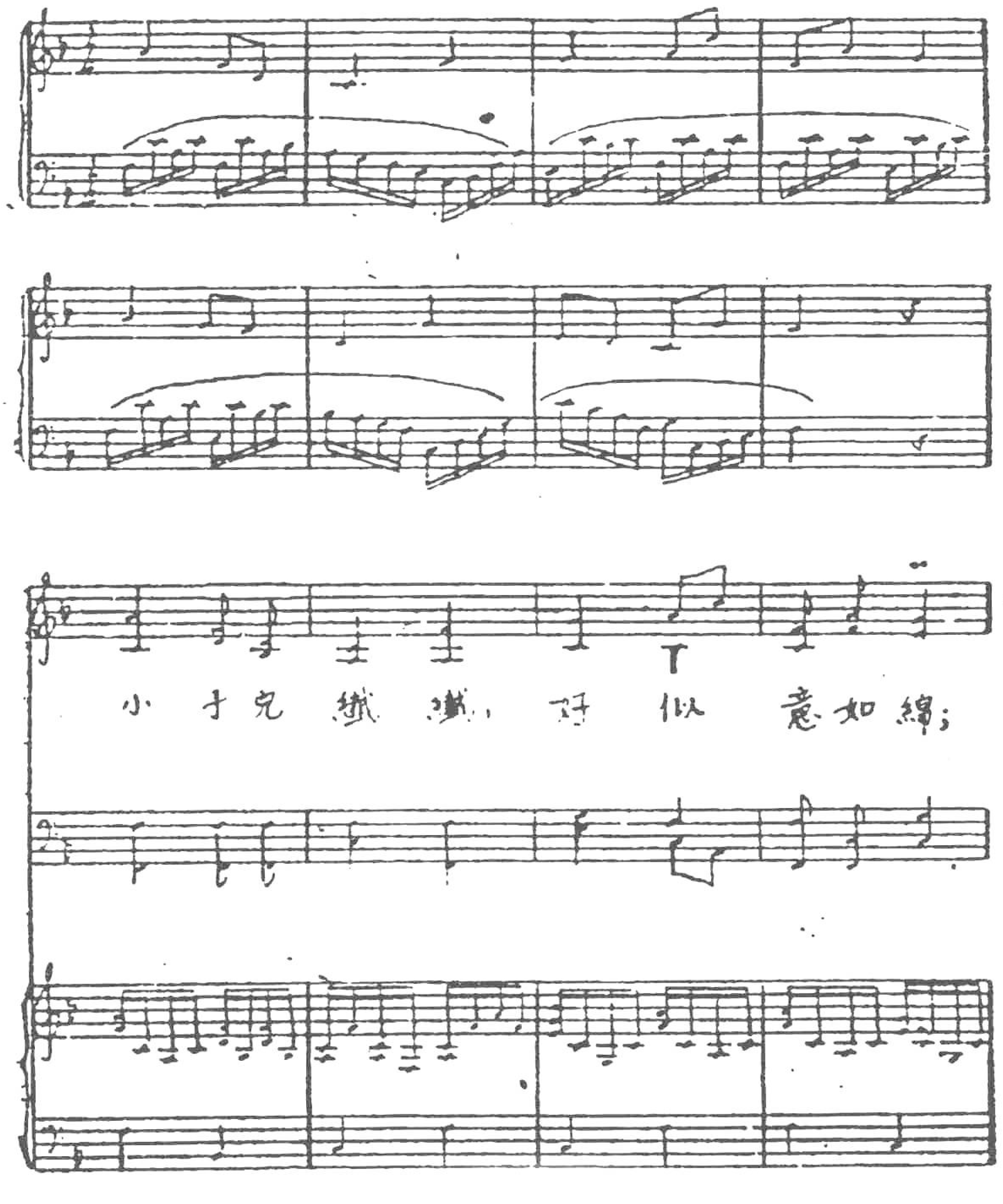
君錫配三聲部及伴奏於西山。十六，八，三。


意 如 綿，—— 悵望着青 天。
淚 珠兒 汪 汪。不 敢 把我望，

別

Andante

汪馥泉作歌 陳嘯空作曲



論婚姻

克魯泡特金著

樂夫譯

在沒有研究到家庭歷史的發展的時候，我們可以肯定，家庭不是永久如現今一樣的。許多人類學家和研究人類自然史的人們相同的告訴我們，在人類進化的過程中，家庭有無數的變遷和各種的形式。

至若論到婚姻的本身，他們一經結合，那些衛道先生和教堂裏神父們是不願意他們分離的。離婚非有特別的變故，不能啓齒。正式離婚，除了用訴訟的方法，經過無數的手續，耗費無量的金錢，是爲難達到目的的。但是離婚，並不是反對家庭的鞏固的一個根據，不過經過長時間的拒絕以後，他們也就不能不承認是必要的了。婚姻的破裂既經正式的准許，家庭也隨之甚烈的搖動。

「自由結合」是美的理想，我們可以主張嗎？這是很顯明的，結婚用一種禮節去證明牠，又用一種禮節去解除牠，是非常無意味的事情。爲什麼以一個大袍闊帶的教士可以證明他們的結合，又可以以三個戴平天冠，着法袍的裁判官可以宣布他們完全沒有一點關係呢？

我們安那其主義者是反對這種婚姻制度的。我們以爲兩個相愛的在一塊過共同生活，不必要

第三人的允許。當他們情意投合時，社會一點都不知道，更沒有權去干與他們，

我們還以爲他們卽當有了夫婦的事實，一男一女的結合，未嘗不可分離的。他們的生活，若是彼此生出了破綻，斷不能強迫他們，仍要終結他們『白頭偕老』的生活。因爲他們是自願自由的結合，也就可以自願自由的離異。

受着愛情的驅使和情慾的壓迫的人們，他們只覺得互相的愛好，斷難顧到各人的缺點。等到結合以後，共同生活漸漸把愛情平淡下去，缺點也就一一呈現出來，他們於是懊悔了。但是，爲着一種深刻而常有的性慾的衝動，他們蒙昧了，這不過是各種機官受着刺激的一個自然的結果，就爲了這一時情慾的衝動，犯了一時的錯誤，要他們付出一生痛苦的代價嗎？

好！我們在真切的意義上看看。男女的愛情是不是要比一切法律，一切貞操和一切別人爲犯了性行爲而發生的貶責更爲強烈些呢？

對於欺哄丈夫的妻子，我們只管說她無恥，對於未嫁而做母親的少女，我們只管說她下賤。但是當妻子們得着愛好的面首，要負她丈夫的時候；少女們得着愛人，向她哀懇或性慾的要求超過理性的時候，這些毀譽和貶責能阻止她們這一剎那間嗎？

歷史上和文學上所描寫敍述的，無一不是『爾虞我詐』的丈夫和妻子，被人誘惑的少女，性交的需要，原爲人類唯一的動機（Moteur），許多人『諱莫如深』，但是受着動機的壓迫，又不得不爲之

信服了。

因為有些精神衰弱，性情懦怯，而又富於情感的人們，不敢毅然決然斷絕那些傳說，沒有勇氣打破社會上的反對和父母無知的偏見，因而自殺，於是無量數的人們，也就竊竊的嘲笑那些傳說了。但是止於假仁假義的在人類殉道的名單上添上一筆，就算了事阿！

為什麼他們忘記了長時間的壓迫，偏偏要「深文周納」的立出許多褒貶的規則呢？我們相信人類的知覺，總有一天會要擺脫一切束縛，而得到極端的自由，使他們能夠完全和自然的發育。我們不是靜修清淨派，我們是要求更真實，更自然的。

有占有慾的男子要使他掠奪得來的菓子，傳之子孫，在家庭裏，對於他的妻子，就要常常保持他最高的權力；為了死去以後，能夠把他的遺產，傳之子孫，就想家庭永不破碎。這是很明瞭的，立在利益而不是立在感情的基礎上，要防止因為利益衝突而生出來的婚姻失敗的離異，自然需要一種壓制或一種禮節去維護他們。

如果兩足獸的情感是不可捉摸的；如果人類的愛情，對於同一事物，不能如大多數人所承認而注定的；如果多妻制與多夫制是個人的自然的法則，那末與我們有什麼相干呢！我們還可以研究嗎？時至今日，我們所得到的種種壞的事實，壓制實在不能防止牠們。我們要人類的本性自由，并且還希望照着牠的趨勢和牠的意識來進化。現在人類的本性，關於認識對於牠何者有害，何者有利的知識

和由經驗的教訓，在某種時候，他們應取如何的方針，是非常之智慧了，生理學的進化，仍是自由的前進，並不因為強制的法則而生阻礙。我們因此更深信能够繁殖和有適代生存（Survive）的機會的，就是最優美，最適當的。

反之，人類婚姻進化的趨向，不是朝着一夫一妻的路上走嗎？他們自己的志願，不是兩性結合的不可分解的一個堅實的保證嗎？他們知道互相認識，互相尊重，結果斷乎不出一個。他們的結合應該是純正，完善的，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感情，他們的志願一定是相投合的，這些東西，比較別人用法律來強迫他們過共同生活的要和諧得多呵！

當男女覺到彼此沒有軒輊，互相戀愛的時候，事實的力量，一定會引導他們去尋覓使用實體戀愛的機會。當情夫情婦不滿足他們孤寂的生活的時候，可以遠舉高飛，傾注全副精神，為着他們的戀愛。好比那些鳥類，在交尾時期，雄者另換一身新的毛羽，炫耀於雌者之前，博牠的歡心，來引誘牠，有靈性的人類，在某時期內，也應該改變氣質，去求人愛，使他們的生活更為美滿可愛。立在愛情上的結合，比那以野蠻的法律和殘暴的強迫作合的，一定不易於分離的。

這樣以戀愛為根據的結合，不是比那等於貿遷式的婚姻要更高尚，更道德嗎？那些婚姻是怎樣？貿易的婚姻，愛情自然見不到。仕紳級階的家庭婚姻由父母包辦，謂之合法，結婚者自己沒有發言的餘地。至若那些畸形的結合，一個禿頭的骷髏，倚仗他的金錢，可以占據一個青春美麗的少女，一個雛

皮鶴髮的鼠母，侍着她的財富，可以配着一個方興未艾的青年，這是何等的狀態阿！

我們知道，兩性的結合，不是永遠一個模型的；應該繼續不斷的進化。我們要達到理想的結合，就要劃除一切阻礙進行的障害。

克氏不是一個研究婦女問題的專家。他的著作，雖然宏富，關於婦女的，除了自敘傳裏一大段外，幾乎無一處可以看見。此篇譯自千八百九十一年十一月二七日的『反報』"La Révolte"：——此報爲克氏留瑞士時所創辦的法文報，經過四十餘年，更名三次，至歐戰時停版。——原文極有聲色，我的譯筆太壞，失却本來面目不少，深以爲歉！

克氏雖然不是一個婦女運動家，但是在婦女運動中，他却是一個披荊斬棘的健者。他與蘇菲亞的結合，是沒有經過婚禮的。不但別人不知道他們是如何的結合，就是他自己自傳時，也說不出是如何的結合，祇覺得他們是如何相親相愛罷了。

他有一個女兒，名亞力山大，現在住在英國，也沒有結婚，也沒有成禮，可是生了一個小小的姑娘，現在養在巴里康勒尼生（C. Cornelisson）——經濟學大家——的家裏。這個在別人看來，或者以爲不道德，但是他們覺得非常之自然。克氏這種能够破除禮教，特立獨行的行爲，我以爲可與世界地理學家邵可侶（E. Reclus.）讓他的女兒不行婚禮，實行自由戀愛的結合，情願受法國全社會的攻擊而不顧的勇氣，互相媲美。譯者附記。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九日梁式於卡勒當。

黎明社叢書

蛋歌

鍾敬文編輯

左角上不是寫着直樸的情詩麼？這就是蛋歌之一首。李調元所輯的粵風，蛋歌只有四首，而鍾敬文先生卻採集了五十餘首之多，亦即是比粵風所採的擴充了十幾倍。這是他費了三年的心血纔搜集成功的。像左角這樣的詩句，爲了想多留情人一刻，而恨舵公船開得快者，這本蛋歌裏儘有的是。還有幾首是大膽的描寫，將熱情盡量的澒洞出來。卷端有劉大白先生序，說及蛋歌的價值以及古代已見著錄的蛋歌。研究民俗學或歌謠的人固不可不看；即拿來當作山歌曼吟低誦也是頗有趣味的。何況這本書的代價不過大洋三角呢。我們到開明書店去買罷！

一盤猪肉一盤春，
妹當送兄開大船。
妹當送兄快快到，
短命舵公迫開船。

阿爾伯氏的自由戀愛論(續)

吳友三 巴黎寄稿

六 自由戀愛

現在雖然還有不少無知的人，以爲自由戀愛不過是恢復野蠻人的雜交淫亂，但是已經有許多人把牠當做一個新的理想了。不過這個理想現在還是空泛含胡，不很明確，需要詳細的說明。

我們知道，文明人的兩性關係，因爲各方面的發達，需要一種較高尙的形式，他們的生殖作用，需要精神上的滿足——這就是戀愛。

但是在現社會裏，戀愛是多麼的不自由啊！在現社會裏，到處是金錢，掠奪，貧困，競爭，及辛苦，戀愛遇到無數的阻礙，要受無數的壓迫。大家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糊口謀食上面，怎樣還能想到那高尙的人種生命問題，怎樣還能顧到那利他的戀愛生活呢！

代替戀愛的，是無愛情的結婚及女子的賣淫。到了這步田地，戀愛的被踐踏，被壓迫，被束縛，被汚辱，可以說是到了極點了。

這個害處，是非常的廣大普遍的。全社會都受影響。在戀愛這件事上，能夠以不受現社會的束縛壓迫自豪的人，是多麼的少啊。在一個束縛戀愛的世界裏，誰能知道那自由的戀愛哩！不過大家都在發生了劇烈的衝突，可怕的悲劇以後，才知道現社會是戀愛的大敵。那許多現社會給與戀愛的無形的，惰性的阻礙，使我們不能自由地莊重地去有戀愛生活，現社會給與我們的種種引誘，給與許多墮落的機會——關於這些地方，要經過很久的思索，才能明白。我們便是有意要有一個真正的純潔的戀愛，但是事實上不可能，社會不許我們，戀愛不自由的地方，就在這一點。所以要有自由戀愛，非將這許多戀愛的阻礙根本剷除不可。

在現社會制度剷除以後，大家的社會生活，有了相當的幸福，相當的尊嚴，相當的閒暇，使大家都有用戀愛去解決他們兩性問題的可能；沒有一個過大的阻礙，使我們失去機會，使我們對於兩性問題，不能得到正當的，適宜的解決；也不像今天這樣，使個人經濟如此的困難，只能去求獸性的肉的滿足；也沒有一個人會受惡環境的影響，把婚姻當做買賣；也不會再有一個男子會不得已去把一個女子的身體當作一個醜陋下等的商品，任意污弄，也不會再有一個女子，會被迫不得不去賣自己的身體，自己的人格——到了那時，戀愛才會有真正的自由，在現在，戀愛決不會自由的啊！

戀愛既然不受束縛，一定會實行那自由結合——就是說，兩性結合，兩方面都有決定的自由，都有離異的自由，男女同居時，兩方面都能獨立，不受約束。這在現社會是不可能的。在古代，男女關係，離

不了暴力，女子方面，更受壓迫，當時的婚姻及家庭，差不多完全以私有財產制度爲基礎——到了現在，這種野蠻的傳統思想，還是沒有消除。自由結合，尤其是自由離異，在現社會裏，是不許的，是認爲可恥的。非等到全社會都解放了以後，大家不會都實行自由結合的。

不過應該注意的，自由戀愛，一定會發生自由結合，但是自由結合，決不就是自由戀愛。在現社會裏，已經有不少夫妻，不顧那可惡的法律，不管那討厭的禮教，實行自由結合。這種反抗的行爲，是非常重要的，對於自由戀愛的理想，是很有供獻的。但是，我們決不能以這事爲滿足，因爲在現在，只有在某種範圍以內，才能不受法律及禮教的束縛。而且金錢權勢的引誘及壓迫，在現在社會裏，是人人不能避免的。那騙人的『戀愛的自由』(La L' herre de l' Amour)，決不是我們所希望的自由戀愛(L'Amour Libre)

要有眞正的自由戀愛，應該使兩性生活，完全依了性的需要，性的利益，一點也不受物質生活的影響。兩個人發生性的問題的時候，不該立刻就加上一個另外的問題，口腹問題。自由戀愛，就是使大家對於性的問題，加以尊重，解決性的問題，完全以那利他的戀愛生活爲主，不受別的力益的干涉。

這個自由戀愛，在現在已有許多人要實行，並不是一個過度的野心，也不是一個烏托邦的夢想啊！在我們現在這個社會裏，戀愛並不是在可能範圍以外的。

有許多眼光很近的人，只看到現社會的表面，到處是激烈地競爭，困難的奮鬥，大家爲了衣食住，

已經忙得不少，那裏還能去顧到較高尙的生活呢？個人生活這個問題，已經是如此的複雜，誰還能顧到那戀愛的提高，人種的運命呢？

但是在表面上雖然有許多人，悲貧愁苦，實際上現社會全體的財富是非常的大的。多少精巧偉大的機器，可以出產無數的東西，供給大家。用了科學方法耕田，可以使收穫增加十倍。交通漸漸便利，可以使全球的原料，各地同時採用。便是因爲這工業的進步，機器的發達，大家物質的生活，可以安全，所以我們才要求一個較高尙的生活，才要繼續地去發展我們最純潔的活動，才要去滿足我們最精高，最可貴的情感——如同戀愛。

但是我們大家的財富，在現在只是少數人的私有品。他們奪得種種生產的工具，只知道去謀到賺錢，不顧大家的需要。使我們不能享受我們的財富，不能利用我們的生產品，不能過我們應有的精神方面的生活，只能滿足我們的獸性，不能享受那較高尙的戀愛的快樂的，便是這些強盜這些財主，這些掠奪者。

人類經了無數年向自然的奮鬬，才到今天的地步，有田可種，有屋可住，有道路可運輸，有機器可供使用——但是到了現在，人類進化之路，是被資本主義擱住，不許我們享受我們已有的財富，更不許增加我們的幸福。在古時候，應該奮鬬的是自然界的阻礙，到了今天，人類的大敵，就是資本制度。

也許有人要問，爲什麼解決那個最複雜的感情的問題——戀愛——也要顧到那經濟的條件

呢？——但是我們以前已經說得很清楚，在現在，戀愛處處受金錢，資本的束縛，如果要使戀愛真能自由，除了廢除私產制度以外，還有什麽辦法呢？

個人是受環境的密切的影響的。現社會既是金錢世界，人們要受牠的壓迫。戀愛不過是個人生活的延長，發展。要到個人生活自由了，廣大了，快樂了，性的生活，才會自由，才會廣大，才會快樂。

戀愛的未來，是與經濟生活有密切的關係的。我們要求大家有飯吃，並不是僅僅爲了肚皮，而已是爲了心與腦。總而言之，這樣一個重要的兩性戀愛問題，是不能單獨解決的。我們如果要使我們的戀愛生活更自由，更純潔，非顧到社會全體的各種問題不可。沒有一個社會的經濟的革命，把這金錢制度強權組織根本改造，戀愛永不會自由的。

也許有人要問，在現社會改造以後，在一個比較合理，比較自由的共產社會裏，兩性關係，戀愛生活，會是怎樣？我們的回答與恩格斯一樣，要等到那般小孩子長大以後，他們男的從來沒有用金錢權勢去買過女子，女子也從來沒有因爲經濟關係而情願自賣，情願做奴隸，那時性的生活才能十分明顯。不過大家總可以相信，金錢廢除以後，兩性結合，兩性生活，一定有很大的進步。

可是我們並不做夢，說在將來社會裏，男女關係，人人圓滿，盡是快樂。將來也與現在一樣，一定也有失戀，失敗，錯誤，失望，衝突，煩悶及苦痛。將來人的物質生活，無論是如何的富裕，但是感情生活，總不能完全沒有煩惱與苦痛。不過我們可以斷言，現代人苦痛的原因，大部分既已消滅，戀愛方面的煩惱，

當然也大大地減少了。現社會給與戀愛的阻礙，既已剷除，戀愛的數量，一定增加。以戀愛爲基礎的結合，當然會比較那只顧利益，偶然結合的結婚要幸福得多。

在將來社會裏，關於兩性的迷信及成見，一定要消滅許多——最要緊的，是女子的貞節。在一個把女子當做一個器具，一個家畜的社會裏，女子永遠是主人的所有物——奴隸。現在雖然已經略有離婚的自由，但是經濟束縛，仍是無法避免。在將來，男女自由結合，自由離異，成了習慣，不認爲可笑，不算是恥辱。可恥的行爲，不道德的行爲是一男一女，沒有高尚純潔的戀愛，而住在一起，只有肉的結合。

也許有人反對我們，說自由戀愛，使兩性結合，不能專一，不能持久，這完全錯了。人類兩性關係，由獸戀進化到戀愛，由分散的愛，進化到專一的愛。我們的理想，是要使男女結合，異常地親密，兩方面都受極大的影響，造成兩個新的人物，人類進化，是向這方面走去的。但這卻不能與那單有一副假面具的一夫一妻制，倔在一起。真正的戀愛，離了自由，就不存在了。兩性結合，是不能沒有愛情的，所以只有自由戀愛，才能使兩性結合持久而專一。

單有戀愛的自由是不夠的，還要有戀愛的道德，戀愛的教育。在表面上看來，戀愛這件事，是很簡單，是很單純，但是實際上，是非常複雜，非常變動，可以改良進步的。戀愛發生的時候，雖然是自然的，立刻的，但是要得一個深厚持久的戀愛，非經過長期的詳細的觀察，不能成功。在那本能的兩性吸引以

外，性的教育，也是必要的。

性的教育，第一步是使兒童對於兩性的生理方面，心理方面，都該有相當的知識，於是在性慾發生的時期，才不至張皇失指。在這個時期，沒有性的知識——尤其是沒有良好的性的知識——是非常危險的。

男孩與女孩也該常在一起，使他們能夠互相了解，在精神方面，少有隔膜。長大以後，才不至像今天這樣冒昧從事，可以更有把握，可以有鄭重的選擇，嚴密的思索。

但是戀愛教育，並不是單指那學校教育。在將來社會，如果戀愛自由了，便是那社會生活的實習，已經能夠使戀愛漸漸進步，漸漸純潔。在一個尊重戀愛的社會裏，對於戀愛的觀念，當然會改變。大家對於兩性結合，一定認為是個很高的責任，認為是一件莊嚴重大的事，決不輕視，決不隨便。

為戀愛而戀愛，單有愛的感情是不夠的了。性的選擇，本能以外，理智的份子，漸漸增多。大家對於戀愛，都會有理想——有了理想，當然就更能自制更能鄭定。在性的方面，最純潔高尚的人，最容易發生戀愛與結合。

在將來社會裏，男女平等，更可以使兩性關係純潔而自由。在現社會，女子的地位總是較低於男子，兩性關係，只有輕視，只有壓迫，只有爭執，只有嫌惡。將來女子與男子平等，真正的戀愛，才易於發生。在戀愛方面，也與別的方面一樣，完全的平等加上完全的自由，是調和及進步的要因。

在改造後的社會裏，戀愛沒有金錢禮教的束縛，自然會更健全，更高尚，更合理，更持久。這些結果，非但使個人可以得到較多的幸福，較多的尊重，較多的平靜舒適，而且使社會全體都受不少好的影響。

滿足一個需要，發展一個能力，戀愛就是個人的一面。而我們知道，個人與社會，是有最密切的關係的。社會環境略有變動，個人生活一定大受影響。個人生活如果先有變動，社會全體也一定漸漸變化。況且男女戀愛，兩性結合這樣重大的了，經了這樣大的改革，社會全體，一定大受影響。

最明顯的，是兩性彼此間所互受的影響。性的生活，在精神方面更加親密，彼此混合，互相變化，由此兩方面的人格，都變成完全，造成兩個新人物。兩性的選擇既更加鄭重，結合的情感既更加高尚，共同生活時又更能互相了解，同時社會環境又比較良好，男女兩方面的人格一定會大大更提高。社會全體的道德一定也提高許多。

總而言之，完全的戀愛解放，先要靠社會改造，但是戀愛解放以後，也能夠使社會更加進步。一個比較幸福，比較合理的社會環境，給與戀愛的影響是無窮的，同時一個自由的，純潔的兩性戀愛，對於社會的供獻也是同樣的大的。

本書內容，讀者已經知道一點大概了。但是原文文字，也寫得十分動人，可惜我一點也不能介紹出來。此書出版時，有不少讀者寫信給阿氏，說他們讀了此書異常地感動，也就主張現社會非改造不可，非有一個社會革命不可，要實現一個比較合理的社會組織，我們才不至於這樣的苦悶，這樣的束縛，這樣的卑鄙，這樣的齷齪。

本書大意是：在現在這個金錢萬能的世界裏，戀愛是永遠不會自由的。女子只有賣淫，男子只有買淫，無論是短期的，僅有一夜，無論是長期的，偕老終生，形式雖有不同，實際上是一樣的。除了少數的例外，這是實在的事實，誰也不能否認的。

我有一位同習法文的女同學，一個異常天真，非常誠實的青年女子，她也信仰社會主義，因為不願受家庭底束縛，便到外國來謀生。她的勇氣，她的毅力，實在令我們中國的男子愧死，她步行遊歷了好幾國。

她不願過喫人生活，掠奪生活，她學會了一個手藝——裝訂書報。他想用自己的勞力，去得到自己的麵包。但是現社會，是不許人——尤其是不許女子——過個比較合理，不背良心的生活的。她的房錢，每月是二百佛郎，在巴黎，最下等的飯店，每餐至少五佛郎，另外總多少要點車費，衣服——等費用，晚上補習法文，學費也不便宜。而她每月工作的收入，不過四百佛郎。這樣的帳，算起來實在令人痛心！

四月的巴黎，是這多雨的城裏天氣最好景物最美的時期。昨夜下課以後，不願錯過這明媚溫暖的春夜，與她同到那萬盞彩燈在上面活躍變化的愛情鐵塔下，公園裏蒼翠茂盛的樹下，奇花異草，清香動人，深夜少游人，只有百鳥的歌唱，打破寂寞，只有明月在那裏偷看我們。閑着寂靜的池邊，曲折的幽徑裏，我們一面散步，一面談話。

到了橋上，正在遠眺那美麗的巴黎，賞玩這春天的夜景，她想到久別的父母弟妹，家鄉的山水景物，現在的寂寞孤獨，廠主的壓迫，大家的輕蔑，尤其是那可怕的經濟的壓迫，明晚的麵包，後天的房錢……忽然流淚不已。

在月光之下，親眼看見一個天真爛熳，誠懇忠實，豔麗嬌美的少女的臉，兩眼淚珠，一粒一粒地流入那無情的賽納河裏——我是找不到半句話可以安慰她的了！

現在是在經濟恐慌時期裏，失業的男女工人，總算不少，誰知道明天她的廠主，不把她趕出去，使她慘然自問「忍餓呢？還是忍辱呢？」……

但是與她境遇相同，或是更不如她的人，在這一個都市裏，已經有幾十萬！她是不願做個男子的奴隸，她更不願失掉她的純潔高尚的人格；但是在現在這樣的社會裏，一個弱小的女子，無論怎樣去奮鬥，誰敢斷言，說她一定永遠可以戰勝那經濟的壓迫，金錢底勢力呢？

在這科學的文明，機器的工業，豐富的生產的社會裏，少數人一日的奢侈，夠別人全家全年

的衣食，使許多純潔的人，不得不墮落，使許多愛自由的人，不得不做奴隸——這種不平的，不合理的，不近人情的社會制度，只要還略有一點良心的人，誰能夠忍耐得住哩！

但這還是西洋各國的情形，回想到我們的中國，平民的生活，還不及人家的犬馬，兩性生活，完全由局外人任意買賣，任意配合，簡直不把人當人，那裏還有什麼戀愛可言呢！上面我們說過，有許多高等動物，已經有很高尚的戀愛。我們中國人，非但不能與他們西洋人相比，簡直連禽獸都不如了！

在西洋戀愛的可怕的仇敵，是金錢，在中國，還要加上一個禮教。那多年黑暗的歷史，長期奴隸的生活，所給我們的惡影響，是不容易立刻消滅的——非經過長期的努力奮鬥不可，在這奮鬥時期，一定會有不少反常的行為，過度的舉動，悲慘的犧牲，但這都是一切改革所不能免的了，我們不該因噎廢食。

我們都自己覺得年輕，自己覺得有能力要求發展，有生命要求活動，我們不願再做皇帝的順民，父親的孝子，孔夫子的弟子了，我們要盡力奮鬥，爭回我們的人格。男女青年，一同去打破現在的政治的專制，經濟的壓迫，禮教的束縛，昂首闊步，手攜手向那未來的光明世界走去，朋友們！努力去做個純潔高尚的自由人吧！

國木田獨步集

夏丏尊譯

國木田獨步是個悄塌失意中人，他因了友人德富蘇峯等的介紹得與信子結婚。婚後便欲移居北海道躬耕自活，誰知結婚未及一年，戀愛破裂，信子忽棄獨步出走。因爲他受了愛字之創，所以他的小說中大半部顯出他淡灰色的悲哀情緒。即如本集中的第三者便是寫他與信子離婚後的苦悶。女難雖寫的是一個盲音樂家的淒涼身世，處處不得女子愛悅，其實也可說是他自己的縮影。夫婦一篇也暗示着夫婦初婚的情感是濃，逐漸變淡。牛肉與馬鈴薯則是寫他對於鄉村生活的愉悅。總之，他的小說大半是他生活的自白。本書前附譯者說明一篇，最可幫助讀者們更深的了解他的作品。譯文不用俗小說口吻，亦非歐化，另有譯者自己的一種文體，極能保存原著中醞郁的詩趣。上等厚道林紙精印，豐子愷畫三色套印封面。實價六角。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60號 開明書店發行

造謠

俄國　柴霍甫作

趙景深譯

安尼夫是個習字教員，將他的女兒嫁給史地教員。結婚的這一天很熱鬧。會客廳裏有唱歌，遊藝和跳舞。從店裏雇來的侍者穿着黑色的燕尾服，緊着骯髒的白領帶，在各個房裏穿梭一般的跑進跑出。談話和喧嘩，雜然並作。數學教員，法文教員和會計挨得很近的同坐在一張沙發上，他們正在談着活埋，又在討論着唯神論，他們大家都不承認有神，但他們全都相信世界上有許多事是人心所不能解釋的。第二間房裏，文學教員正在發議論，他說哨兵是應該放槍打過路客人的。你看，這都是些可怕的事，但他們却都談得很高興。房子外面還有許多人，因爲地位低微，只好在窗外張望。

半夜的時候，主人親自跑到廚房，看看晚餐預備好了沒有。廚房裏從地板一直到天花板都充滿了鵝鴨和別的香味，兩個桌子上，雜亂的放着酒和點心。廚子瑪發是個紅臉的婦人，她那副尊容好像酒桶，上繫一條皮帶，正在桌旁忙碌的走來走去。

安尼夫一邊搓手，一邊舐唇說：『瑪發，你把鱘魚拿給我看看。味兒香噴噴的，眞好極了！我恨不得

將整個廚房吞掉。快點，快把鰐魚拿給我看看。』

馬發走到一個長凳面前，很小心的揭起一張油紙。在紙下面，大盤子裏躺着一條大鰐魚，是醋溜的，此外還加了一點點水瓜紐，橄欖和胡羅蔔。安尼定睛看看鰐魚，不禁垂涎起來。他的面孔發光，他將眼睛朝上看。一會兒又彎下身來，將唇不住的咬着，彷彿不會擦油的機器輪子的聲音。站了一會，又很高興的吮着手指，重又咬起唇來。

『啊——哈，親嘴親得好親熱呀。……小馬發，你同誰在親嘴呀？』隔壁房裏發出這樣的聲音，立刻門口就現出一個短髮的儐相范根，『這是那一位？呵！原來是你！安尼夫！我說，你是老人家，怎麼也和女廚子密昵起來了呢？』

安尼夫慌忙說：『我不是親嘴，誰同你講的？你這蠢東西！我不過是……我咬了咬唇……不過……表示……快樂，因為魚的味兒真好。』

『誰也不相信！』這個好管閒事的人，做出一種鄙夷的樣子，走了。

安尼夫面孔紅了起來。

他想：『完了！這個畜生要造謠生事了。他一定會弄得滿城風雨。』

安尼夫心虛，很膽小的走進會客廳，偷看范根在不在那裏。范根正站在鋼琴旁邊，同監學的姨妹低聲的說話，顯出得意的神情，她聽得大笑起來。

安尼夫心裏想：『談到我！一定是談到我了，鬼東西！他居然相信這件事……她相信得很！她笑了！天可憐見！我不，我一定不能把這口氣忍下去！……一定不。我一定要防止他造謠……我要向客人們辯白，他一定會自己認錯的。』

安尼夫急得亂搔頭髮，趕忙跑到法文教員那裏去。

他向那法國人說：『我正在廚房裏，看晚餐預備好了沒有。我曉得你是愛喫魚的，因此我特別預備了一條大鱘魚。有一碼半長！哈，哈，哈！那時……阿，我忘了……正在廚房裏看那條鱘魚……一件很小的事！我剛剛跑到廚房，要看晚餐預備好了沒有。我看見鱘魚，我咂嘴唇。……就在這時范根就來了；他說：……「哈，哈，哈！……你們在這裏親嘴呀！」和馬發親嘴，嗚！真是異想天開，蠢傢伙！那位老太婆的尊容還當得起麼！實在不敢，嚇都可以嚇死人，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還談得上親嘴！真是怪物！』

數學教員也跑攏來問：『誰？你說誰是怪物？』

『他，那邊——范根！我跑到廚房裏……』

他將這事又講了一遍。『……他拿我開心，怪物！你要是問我，我寧願同狗親嘴，也不願同她親嘴。』他剛把話說完，回過頭來，又看見會計在他後面。

他又表白給會計聽，『我們正在談范根。他是個怪物！他跑到廚房裏，看見我在馬發旁邊，就揑造許多可笑的毀謗。他說：「你為什麼要親嘴？」恐怕她自己倒真的和她親過嘴呢！我說「我寧願同火

雖親嘴，也不願同她親嘴。」我說：「你這蠢東西，我自己也不是沒有老婆。」他眞是拿我開玩笑！

「誰？誰拿你開玩笑？」在校裏教聖經的教士也跑攏來問。

「范根。我正在廚房裏，你曉得的，看鱘魚……」

像這樣又講了下去。不到半點鐘，客人們全都曉得鱘魚和范根的事了。

安尼夫搓着手，心想：「讓范根去講去！讓他去！他剛剛說個起頭，人家一定要向他說的，「够了，够了，你這蠢東西，我們早就全都曉得了。」」

安尼夫這纔如釋重負一般，把心放了下來，特別多飲了四杯酒。把小夫妻送到新房，他自己也睡覺去了。第二天起來，早把這件鱘魚的事忘掉。但是，事情是愈流愈黑的。安尼夫的戰略還是不大高明。在一星期以後——說確實一點，在星期四第三堂課後，——安尼夫站在教員室中間，正預備懲罰一個頑皮的小孩，校長慌慌張張的跑來，將他拉過一旁說：

「安尼夫，你看。請你恕我……這本不干我事，但我總要讓你明白……這是我的責任。你看，外間謠傳你和那……女廚子……同宿，這本與我無關，……同宿也好，親嘴也好……聽你的便，但請你不要太公開了。我請求你，不要忘記你是一個教師。」

安尼夫遍身寒顫起來。他跑回家裏，彷彿他被一羣黃蜂刺了的一般，又好像滚水潑到他的身上的樣子。當他回家的時候，似乎全城的人都在注意他，又似乎他自己身上塗滿了瀝青。回得家來，又來

了一件麻煩事情。

晚餐的時候，他的妻問他：「今天你怎麼喫不下飯呀？你在想什麼呢？大約在苦念你的情人罷？想念那個妖精馬發罷？我全都知道了！幸虧有人遞消息給我呣！——呣——呣！……你這禽獸！」

她打了他一個耳光。他站起身來，不曉得地是在他脚底下，也不戴帽，也不穿外套，急忙跑到范根家裏去。他找着他在家裏。

「你這畜生！」便是他見面的稱呼。「你爲什麼在我臉上塗滿了泥，讓我見不得人？你爲什麼要造我的謠言？」

「什麼謠言？你說的什麼？」

「誰說我親馬發的嘴？不是你是誰？說出來。究竟是不是你造謠，你這混蛋？」

范根眨了眼，面容全都皺了起來，舉目對着神像發誓說：「上帝責罰我！我要是提到你半個字，叫我的眼睛立刻就瞎！叫我無家可歸，害虎列拉死掉！」

范根的忠實不讓人有一點疑惑。當然不是他造的謠。

「那末是誰呢，誰呢？」安尼夫覺得奇怪起來。他在心裏把許多朋友都想徧了，也想不出是誰來。

我們也照樣的問讀者：「那麼是誰呢，誰呢？」

詩品注

中國古代批評文學的權威著作

得讀此書所附詩選
猶讀漢魏六朝詩集百部

開明書店
上海望平街第一六五號

梁鍾嶸著

江甯陳延傑注釋

所批評及選詩者

李陵	魏武帝	魏文帝	陳思王
劉楨	王粲	阮瑀	陶潛
陸機	陸雲	張華	張載
張協	潘岳	潘尼	左思
劉琨	郭璞	阮籍	嵇康
謝靈運	謝惠連	顏延之	鮑照
謝朓	江淹	沈約	任昉

此外尚有百餘家，不及備列，凡願得中國文學常識者，此書不可不讀。

上等連史紙精印
絲線裝訂一厚冊
美麗古樸
實價八角

文學週報社叢書之一

植物因地位固定使性別上所發生的效果

建人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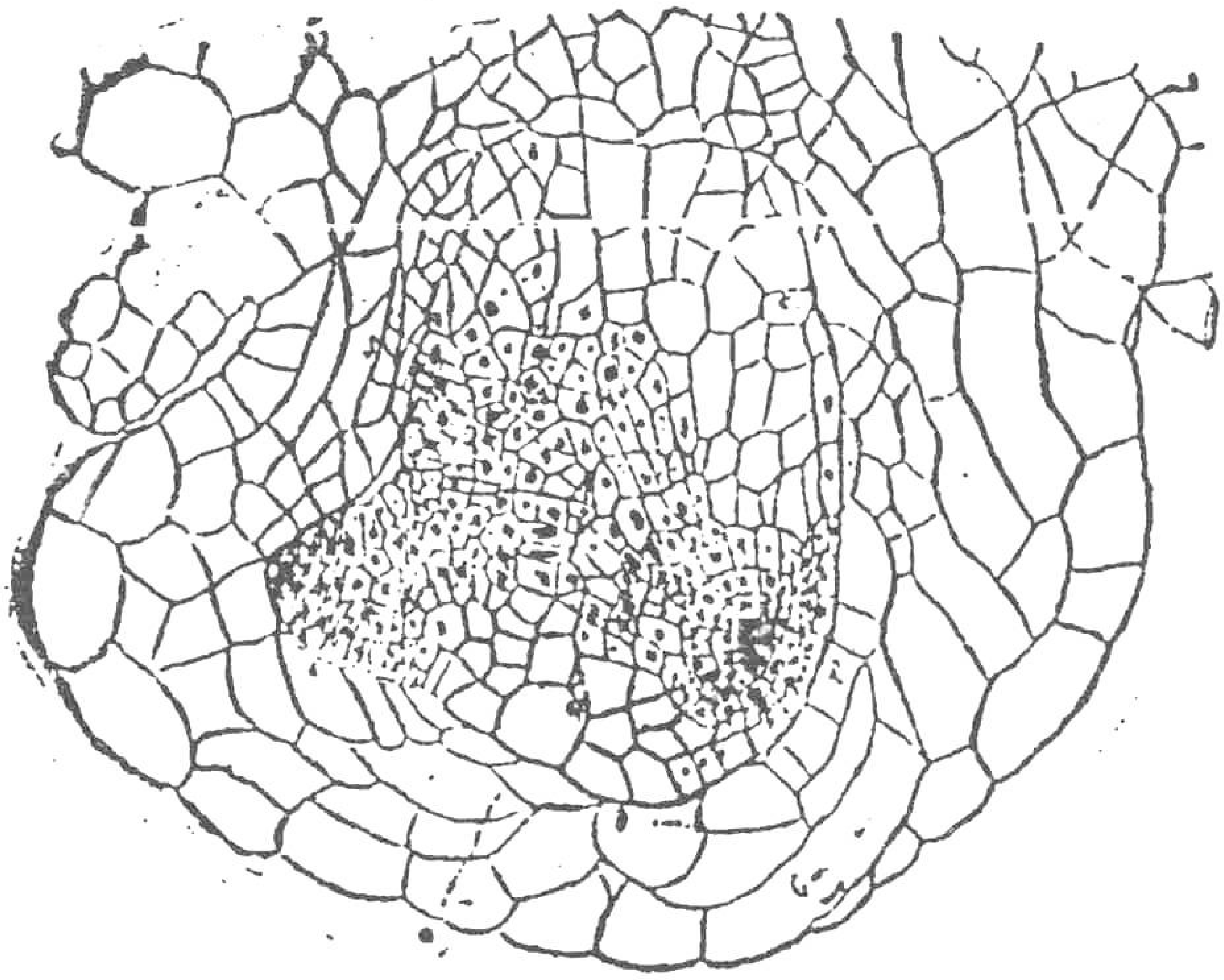
如果問一個平常人，動物和植物間最明顯的不同是什麼，他會得答說在動物能動而植物不能。但這話有點言過其實。生活的植物也能動的，雖然他們動的慢而且受束縛。沒有一種有機物是完全不能運動的。但是動物和植物的構造有主要的區別，他們運動的能力遂也有所不同。動物的原形質不是例必裹在細胞壁內，並且集合這等細胞而成的組織能夠自由運動的，如我們的筋肉那樣。但是植物的細胞是外面裹有強固的細胞壁的，細胞壁既把能動的原形質包裹，妨害活動，他的運動遂不得不慢了。在事實上，植物的自由活動性因受細胞壁的保護而捐棄。在棲微子已經暫時有裹在膜中的時期，這在高等植物則是常態，但在簡單的原球藻便爲永久的狀態了；在毛藻亦然，除却在生植的時候。更進步的情形是植物生成的固着於物事上，如毛藻及氣泡藻，或者生根在土中，如羊齒及顯花植物，使他們全然不能移動。因這個緣故，性別上要發生重要的不同了。能運動的動物得自由找尋配偶，在被膜包裹及生根的植物不可能。因此高等植物的性別問題和動物的顯得不同了。雖然兩者的受精結果都相似的在於兩個配偶子的凝合，但用以達到這個結果的手段却有各種不同了。

生在水中的植物，除却最簡單的外，不是全株能夠移動的，例如海藻的附着在海底固體上，受精却也沒有什麼大障礙，因爲他們多是群生的，一種配偶子，或者兩種，逸出水中後，普通都是能動的。在兩性分化的種類裏，雄性的，例如一個精子，普通保有運動能力，能從這里到那里，並且這宗海藻相信他是代表陸地植物的遠祖的。如果那些植物的靜止的配偶子能夠支配能運動的一種，他就沒有兩者都會動的必要了。這種情形可取含氣泡藻的卵的海水，加入含有生活的精子的海水來證明。卵子在結合前能吸引精子，和結合後能拒斥其餘的精子，顯得她能放出有些溶解物質到水中，還有吸引或拒斥的作用。一經研究羊齒的配合現象，可以看出這是真確的解釋。但是這種情形只適用於受精時有水份可以得到的植物裏。於是羊齒及其他原始陸地植物配合怎樣成功的問題發生了。

羊齒裏配合的方法可認爲一切原始陸地植物的很好的代表。他的大致情形在前一講裏已說明，精子放出後，在水中游走，卵子是深藏在藏卵器中的，這便是他的配偶子，兩者合併攏去的問題很明確，水份是他們合併的媒質，藏精器和藏卵器只在有水的時候纔裂開。在自然當中這水分由雨露來供給他，精子遂散出於水中。精子的數目是極多的，但如精子和卵子合併一任機會，應當很難得，因卵子係保藏在藏卵器的腔中的，如果任精子隨便游行，即使衆多也容易失誤。但用顯微鏡觀察，見精子會被吸引攏去，不錯誤的進入藏卵器而且很多，有試驗可以說明吸引的情形。

如用微細的玻璃瓶做一個人造的藏卵器，內中藏以各種溶解物的溶液。如果把他們浸在水中，

溶解物質便散出來，在瓶頸部一定是最濃。如果水中含有生活的精子，瓶中所用的各種物質是能夠影響他們的運動的。用這方法會經試過許多物質，並且用各種不同的濃度，現在知道林檎酸，強度約百分之0.001 p. c. 滲散水中，有積極的吸引作用，精子向瓶頸進趨，並且會得進去，好像那是真的藏卵器一般。所以可以這樣斷說，大概從卵子裏能泌出一種作用和林檎酸相像的溶解物質，以指導精子的運動。



第一圖

羊齒（Adiantum）的胚生在扁平體的組織裏面，受四圍組織的保護，和給予食物。L葉；R根；S莖；F吸足。（仿Atkinson氏。）

羊齒的卵深入在藏卵器內，顯然對於受精的卵有保護及營養上的利益。幼胚四圍的母體組織最初是密接的，用吸「足」連屬於胚及親扁平體之間（第一圖）。這樣一直到幼植物形成，靠自己的根和葉能夠營養自己為止。在別一方面，我們見卵子位置在瓶狀的藏卵器的底部，於結合沒有重要的阻隔，卵子能吸引精子進去，其效果已為試驗所證明。一切原始的陸土植物，如青

苔，羊齒，木賊及石松的有性生殖都是用這方法的。他們從水生進化來，結合時仍用需水的舊方法。他們不是陸地上的模式植物，可以很正確的稱爲植物界中的兩棲類。用比喻來說，他們一隻脚在陸上，一隻脚在水中。他們的生命循環史在危險時期，即兩性生殖新個體的時候，如果環境無水，是不能循廻一週的。因爲沒有水時精子不能放出，藏卵器不裂開的。在水培養之下，只能往下面吸收水分以長養羊齒或蘚苔的有性植物，經長久的時期，不能營性的繁殖。這是一種狹隘的生存法，高等陸地植物終於打破這困難而進化，在種子植物裏，我們在下面當講起，配合時外界的水分便不需要了。

在前一講裏我們看出顯花植物裏配合的根本事實是和下等植物的形式相當的。雄性配偶子從花粉生出來，雌性配偶子即卵子則深藏在胚珠之中。這宗配偶子合併成功配偶體，再發育成胚。但一切平常的種子植物都生活陸上的，兩種配偶子沒有一個放到水中去，並且不會運動的；因此在顯花植物裏，配偶子的合併必須別有一種機制，和用於水藻或羊齒中的不同。這分作兩步。第一步花粉從自出的雄蕊輸送到雌蕊的承受處，這叫做受粉 (pollination)，第二步是把從花粉裏出來的雄性配偶子輸送到卵子以便和她合併：這種合併名叫受精 (fertilizotion)，即配合 (syngamy)。這兩步的性質十分不同，應當分開來研究。受粉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受精是目的自身。

受粉時，花粉從雄蕊輸送到雌蕊的遠近有各種不同，並且依花的構造而定的。有些花，稱爲兩性花的，含有雄蕊和雌蕊；在那種花裏兩者距離很近的。但在許多植物裏，雄蕊和雌蕊生在各異的花上，

例如榛樹，樺木或槲樹；或者生在不同的個體的如在剪秋羅或柳樹。花粉輸送時，在空間上性的分離既有這樣的各級不同。在時間上因成熟的先後不同，也是受粉困難的原因，便在兩性同花的植物也會不乏這種困難的。例如倘使花粉的成熟或先或後於同花的雌蕊能承受花粉，顯然她所受的花粉必須從較遠的他花帶來了。所以受粉不是像一見之下那樣簡單的問題。

又從別一方面可以考察，在某範圍內，起於不同源的配偶子的合併是有利益的。在毛藻及外果藻裏，接合的配偶子已從不同的胞子囊生出來。在顯花植物裏看起來，許多例子裏，由雜交而生的子孫普通壯大強健。所謂雜交之意，是指受精用的配偶子的花粉不和受精的卵同花，而自別一朵花或別一株植物來的，從這樣雜交結下來的種子普通比自花受精的數多而較重。花的進化之途徑是要獲取這種利益的。在空間上把雄蕊和雌蕊隔開和成熟異時，是在助成雜交。但是因這等發育，種子植物受粉的機制問題遂更加變爲繁複了。

植物因爲伸根在土中，不能再移動，花粉的輸送遂須依賴外力，如風及水的移動，或動物的往來。花就因輸送的方法不同而專化。很顯著的利用風的，如青草，其花生很多的乾細的花粉，粉囊平均的生在細軟的花絲上，容易震動，花粉成陣的出來。柱頭則分歧爲羽狀，這樣的擴大面積以便捉住花粉粒。這等性質在密集的各花都是如此，單朵的花則是小形而不顯明的（第二圖）。動物爲媒介的花有香，有蜜，及有顏色顯明的花被，花很惹注目而且顯美。美色去引動動物的眼，蜜和香刺激別的感覺，引

導他來花間探花蜜或花粉。有時候花的裝置，大小及各部分的形式，適於動物的來訪，花粉又是黏的，他來時便黏附在背上。花的形狀會得這樣形成，使他來時只能止於一定的地方，因此花粉也黏於他的一定的部分。探訪者隨後飛到同樣構造的別朵花時，如果那柱頭的位置適合在他取花粉的地位，那麽帶來的花粉便能黏在牠的上面了。他遂於無意中做了輸送花粉的媒介（第三圖）。

第二圖

青草的一個小穗狀花，一朵正開着，三個雄蕊生在細的花絲上，兩個柱頭作羽狀，形色和顏色的不顯明是風媒花的一般通性。

這等併進化的途徑精化起來的機制，詳細處是有無限的變化的。花含有顏色，香氣及殊特的形狀的生物學的意義是在招引動物。覺可以看到有種花式怎樣的適合於某種動物，並且顯得花和那動物的並行發育，一個最好的例是島頭和土蜂，這里的花的大小和形式都適合於那動物的。研究他們在歐羅巴及亞細亞的分佈，見他們花面的極限，兩者差不多實在是同一的。這情形暗示我們土蜂給島頭輸送花粉的重要，同時由花給予他食物，在決定土蜂的分佈上也佔若干重要的。輸送花粉的

方法會得極其不同。但其中主要的性質實千般一律，即由粉囊生出來的，不能運動的在生殖上主要的花粉，運送到柱頭的面上，他就在那里出芽。

把花認為受粉的機制，以研究他的構造，已很引起一般的注意，並有許多事實曾經用了感情的言語寫下來。花的機制和進化和他們探訪的昆蟲並行，確是適應的奇異之例。但當研究他們時候，必須常常記住，這等適應的有他們的特別價值，這在於植物的不能移動。植物本來是水生的。散佈植物生命於陸地上，就發生千萬的困難的問題。最重要當中的一個，是植物既不能移動，現在的生活既出水而入空氣中，怎樣去途行他的有性的生殖。解決這問題的第一步是在輸送不能動的花粉，於是乃發生這樣奇異構造的花，這不特在感覺上即在理智上也同樣的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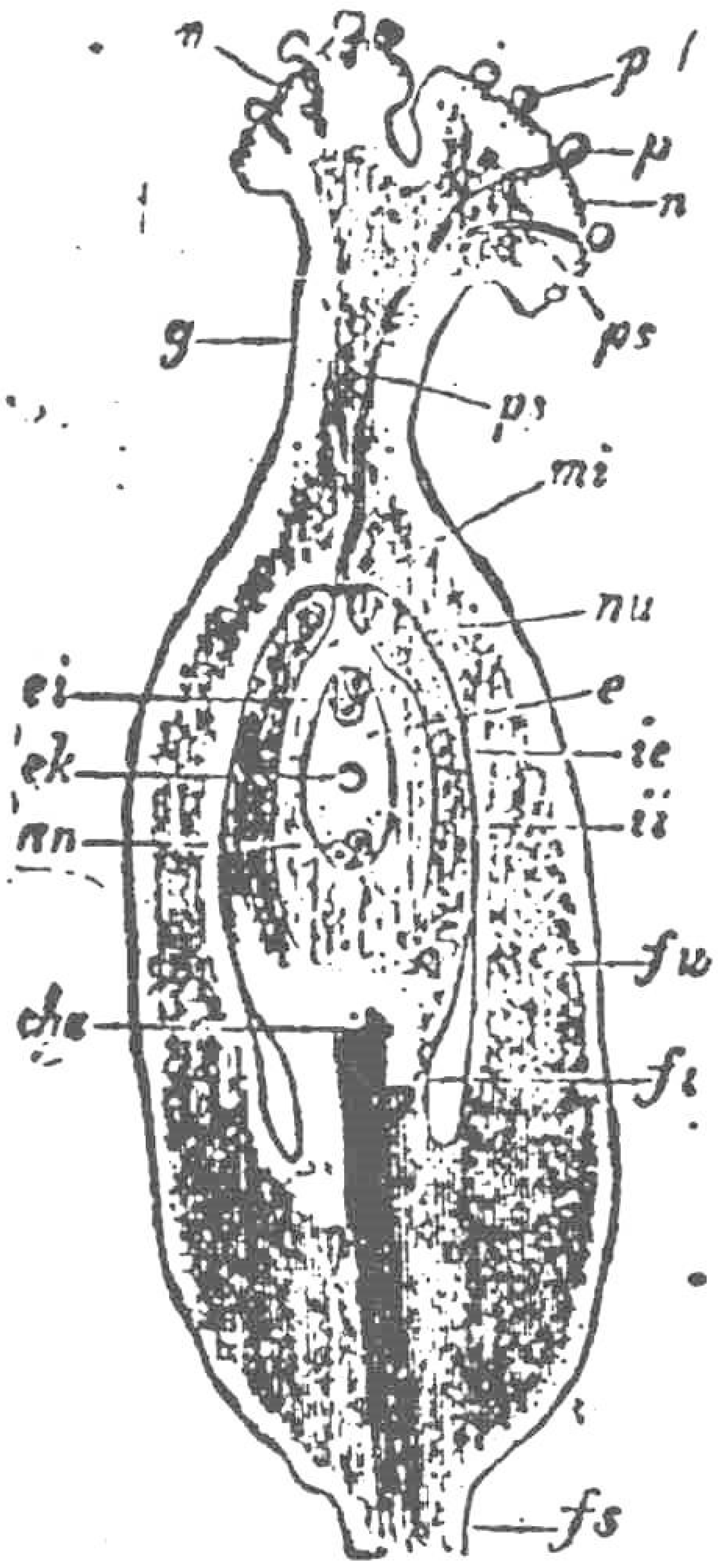
第三圖

撒爾維亞的受粉。1，土蜂向花內去探蜜，粉囊正和他的背部相觸，花粉遂散落在上面；2，已開舊的花，花柱伸長，柱頭的地位適在前同的粉囊處，使土蜂背來的花粉得以黏着；3、4，示蜂的舌伸進去（如箭頭所指），抵着那里，使粉囊豎起的裝置。（仿Strasburger氏。）

花粉一經落在柱頭的面上便出芽而形成花粉管，這管插入組織，貫穿心皮而下，到胚珠生着的腔中（第四圖）他直到胚珠頂端；從珠孔進去，直接抵在着生卵的胚囊上。他含有二個雄配偶子，從

頂端輸寫出來，入胚囊中。其中的一個入卵子而受精，簡單的說，以上所說的各節便是顯花植物的受精卽配合的步驟。現在當詳細的一說。

花粉的發芽，正常當在柱頭上纔會，花粉管的下行的途徑如第四圖。但柱頭以外的營養物質也能使他發芽，例如在濃度適宜的蔗糖液內。發芽有時候極快例如野風信子新鮮花粉放在百分之7—10溶液內，約十五分鐘發生花粉管，一小時內抽到比花粉粒的直徑長數倍。外界影響對於花粉



第四圖

蓼 (Polygonum) 受精時子房直切，含一個直生胚珠。fs 子房基部；fu 珠柄；cha 合點；nu 珠心；mi 珠孔；ii 內珠皮；ie 外珠皮；e 胚囊；ek 胚囊的中心核；ei 卵器；an 反足細胞；g 花柱；n 柱頭；p 花粉粒；ps 花粉管。(×48. 仿 Strasburger 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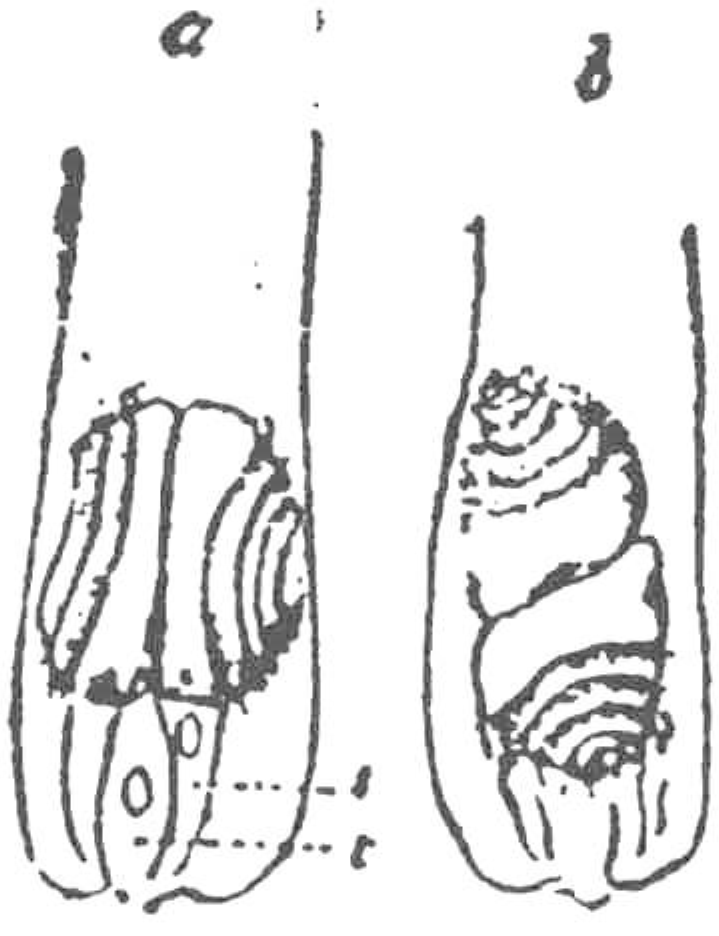
管啟長上的效果可以在這等培養下來研究。例如花粉粒在蓋玻片下發芽，當初管子會向各方向伸長開去，但將到邊際時，他便折向內方以避游離的養氣，這便是他背着養氣的方向而伸長。如果預備一個這樣的培養玻璃片，移入一片花柱連柱頭，花粉卽彎向那切片，特別是向切面伸去。他們如伸長在空氣間也有彎向濕潤的傾向。花粉管在柱頭上發芽時，管的生長也受這三種要來的影響，卽背游

雖的發氣，變向濕潤的表面，和受花柱的組織的吸引而插入去。有時候花柱中有一孔道，中間充滿着黏液；在這種情形之下，花粉管伸下去用不着穿過組織的。別有些例，花粉管須穿過柱頭的細胞，隨後沿花柱的細胞間隙而下。這樣的穿過花柱，直達子房腔內，從那里順道而到胚珠頂端。花粉管遂入珠孔的隧道，再從那里到卵子（前講第七圖）。這是一個問題，花粉管到卵子去的程途上的後一部分是受什麼影響的引導的，而他的進去是高程度的正確的。

花粉管是用以輸送兩個雄配偶子到胚珠去的工具。這成熟的花粉粒含兩個細胞。一個較大的是營養細胞，於生殖上是沒有直接關係的。發芽後少時，還有一個卽分裂為二，那是雄性配偶子。在抽芽的時候，花粉粒的含有物卽輸入管內，並且管漸伸長時，含有物漸漸移前（前講第七圖A。）他們這樣的輸送去，在花柱內受組織的保護，後達子房，終到胚珠。卽在那里那柔軟的管端破裂而瀉出胚囊中，一個雄性配偶子卽進入卵內，他的核和卵的融合。不動的雄性配偶子和不動的卵合併的結果，成功配偶體，從他發育起來成為新植物的胚胎。這種配合，是融合的兩種配偶子沒有一個能夠獨立運動的。運動於水中的機運，自羊齒的古形式以後，跟着陸居性的發育而失掉。在事實上，花是照例開在枝頭的，習性上又須在晴朗的天氣纔開放，這纔妨礙由水份去輸送。在種子植物進化的途徑上，發起一個新的輸送方法來代替，這方法更適於陸地的生活。但是奇異地能長出花粉管這件事情，嚴密的說，不過繼絲精子運動的一種現象罷了。他只是替代他的一件事情，和種子植物的確從如羊齒般

受精的有機體進化而來這事已由近代發見的事實表示明白因爲有種原始的種子植物還有能動的精子(第五圖)。但他的運動只在胚珠內少量液體的範圍之內，這種植物因受陸居習性的驅迫，泌出一點水液以供精子的游動。在陸地植物裏，這種古風的方法不自然的持續着顯然是不合實際的。蘇鐵和銀杏這種方法還保持着，可是他們的保守主義不利於他們的生存。有更切實際的受精方法的陸地植物越超他們而突進，但他們還有的存在，足以告訴我們由來的歷史，和他的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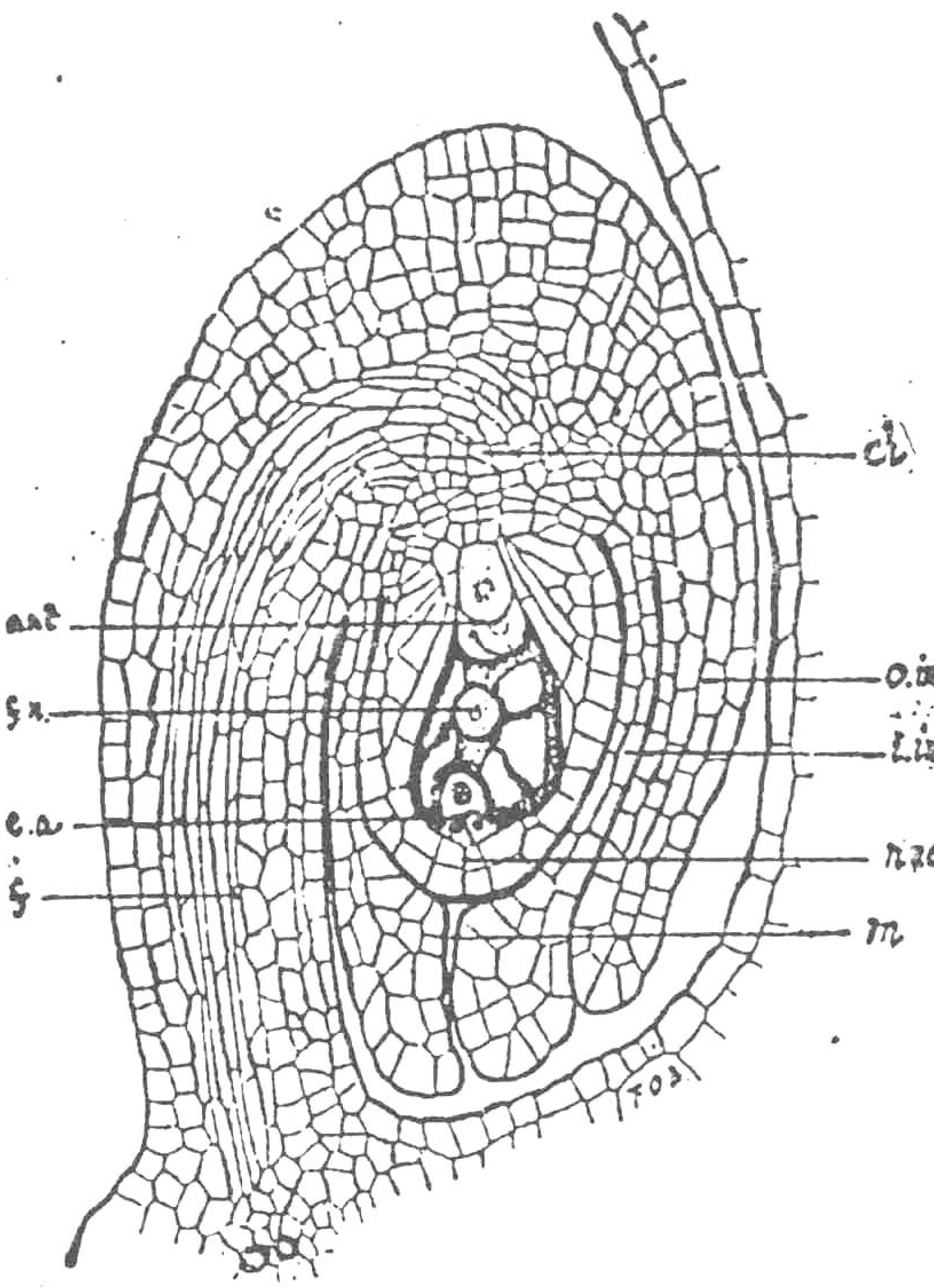
植物從水中移到陸地，性的機制這樣的大受影響，性的過程之主要性質却不改變。配合仍由來源多少不同的兩個性細胞融合爲一，從這起發而爲新個體。因這種環境改



第五圖　一種蘇鐵(Zamia)的花粉管的頂端，示營養細胞(v)；不育細胞(s)，及兩個精子(a)未運動前；(b)纖毛運動開始後。(×約75)　仿Webber，從Strasburger)

變的結果，致使原始細胞要暴露到空氣裏來了。這種危險在水中是不大的，配偶子可以直接放出於水中，如在氣泡藻那樣。那里配合是離開新植物而自進行，新個體獨立生長，用不着親的養育的。但在陸地植物，卵子不復放出，她是含在親體中了。在青苔和羊齒裏，她埋在瓶狀藏卵器藏中，能自由游泳的精子得游過藏卵器的頸部而進去。這樣卵子已得到機械的保護，並且配合後，新胚也得親的營養了。在顯花植物裏，這種幼胚的保護和營養格外完善了。卵子是藏得極深，有幾層的粗織保護着。最外

有心皮的壁；其次有胚珠的珠皮；再次有珠心的組織；最後這原始卵子含在胚囊中，胚囊則在胚珠的中央(第六圖)。這樣的層層包裹是予以完全的保護，以免暴露空氣中，或別的機械的傷害，但一方面卻增加受精的困難。這困難即以生出花粉管的方法克服之。故在陸地植物中，雄配偶子在到卵子去的途上，永不暴露於外的，便在花粉內的時候，外邊也有常常是黃色的，軟木質的膜包着以避太強的日光，和免掉表面蒸發的危險。第一時期過去後，配偶子乃由花粉管輸出去，這時照例在心皮的保護組織之內。這是無疑的，這等防備在暴露空氣中的陸地植物十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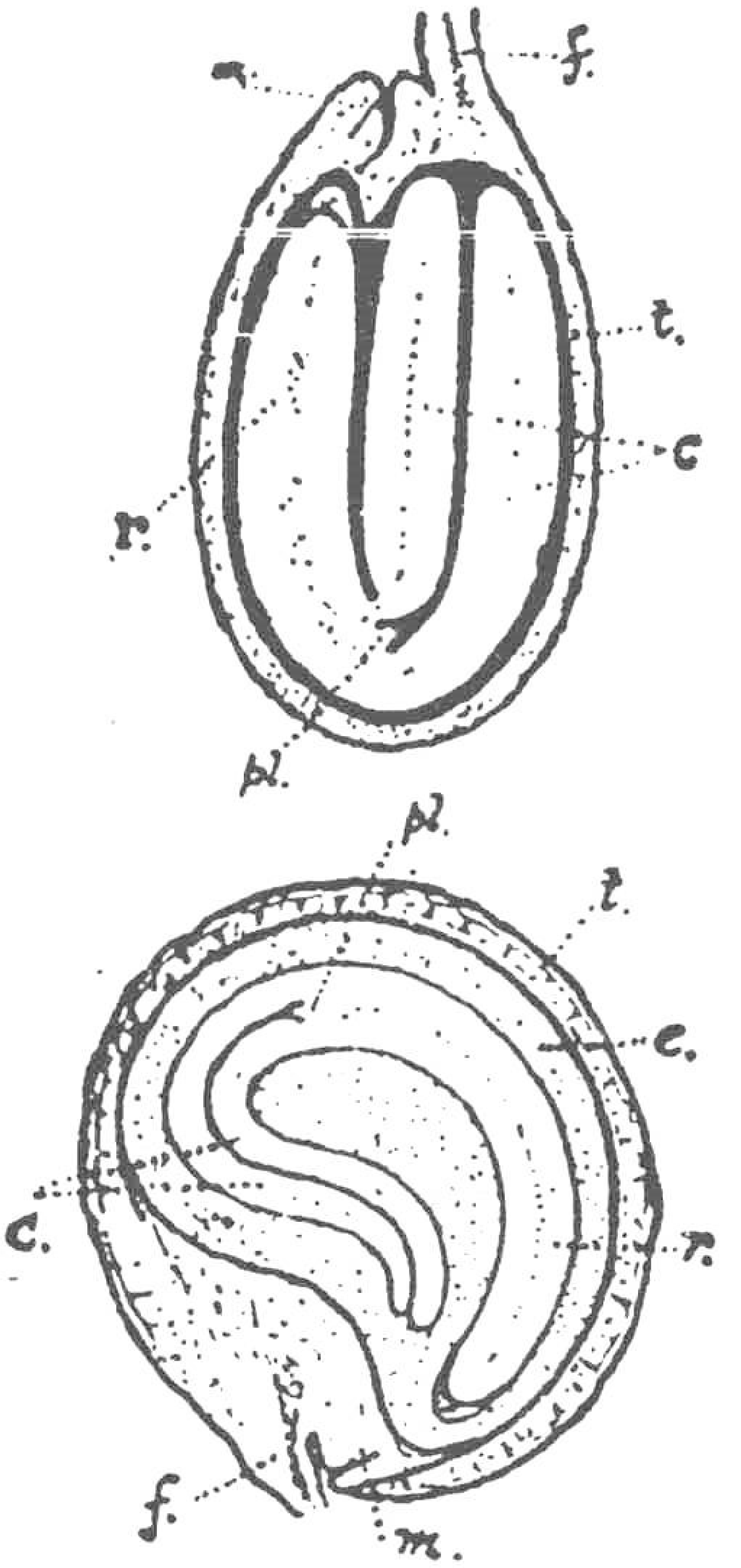


第六圖

一個立金花(Caltha)的胚珠直切，深的卵器(e.a)，含一個卵突入胚囊中，及兩個助細胞。f 珠柄；cha 合點；m 珠孔；nuc 珠心；O.int.及i.int.外及內珠皮；m 中央核；ant 反足細胞。顯花植物的胚珠構造大概如此。(×.10)

必需，因為他們的含配偶子的花是開其枝頭的。只要保護及營養周到，多數的卵子就不必要。一個胚珠之內遂只有一個卵子了。但這是生理學上的極端愛護。每一個胚質，一經配合之後，顯然是能變成個體了（第七圖）。然而達爾文時代的詩人但尼生（Tennyson）不公平的說自然不注意各個的胚種。他因覺的有機界的無慈悲的浪費，遂咏道：

「她似乎何等愛護那種，
對於單個的生命卻漠不關心。」



第七圖

種子的直切，上圖實栗的，下為曼陀羅的。f 珠柄；日珠孔；t 種皮；e 內胚乳；c 子葉；pl 幼芽；r 幼根。（放大。）

但這觀察者所見的只有一半真理，倘使他能照習慣的明白觀察，看到每個胚質的深藏的位置和幼胚在母體組織中營養的完全；文學中當失去這兩句警句詩，但科學上當得到更真實的描寫了。又對隱花植物的個體；最強烈的生存競爭之到來不在幼胚之時，卻在較晚的時候。在一個新個體的胚胎時期自然顯得是用愛護的態度的；並不是「血染牙爪」那樣的，像卻是一個養親。但那

種任務是由於受陸地生活的無慈悲的逼迫却使然，這也是很可注意的事。在水生植物中，如毛藻外果藻，或氣泡藻，配偶們是無保護的，一遇到生活上的抵觸許多就此死亡了，許多成功的則在求生比較不困難的水中度生活。但是空氣中的生活，在幼子爭存上許多方面更困難。因此一切陸地植物爲保護那胚質的緣故，遂都採用撫養的習性。這樣一來，幼子自己爭生可以延緩了。那胚在撫養期中營養着，和強壯起來，其生活上自然比裸出的配偶們便自去爭生活好得多了。這便是胚胎含在植物體內這事情的生物學上的意義，這事實在高等植物和高等動物是並行不背的。但須注意，我們應當知道那兩界的得到這樣結果是各自獨立成功的，可以看作他們分別反應陸地生活狀况的結果的一證。不過在這等生活狀况之下，動植兩界所得的結果相同罷了。

（英國鮑惠爾原著）

特價

田徑賽的理論和實際

這部書是浙江省立公共運動場謝似顏主任先生所著。先生是體育專家，著此書時所參考的書籍不下四十餘種。全書二百餘頁，凡分總論與各論兩大部分：總論中關於萬國運動會與遠東運動會的由來，運動選手的資格，食品與服裝，以及運動場之佈置，組織與管理均詳細論到，凡主持運動會事務人員均不可不看；各論中關於賽跑，競走，跳遠，跳高，擲鐵餅，擲鐵球，投標槍，投鐵鎚，五項運動，十項運動等，均分項詳叙其設備，特徵以及練習之法，最末一章論田徑賽的各種規則，並附成績紀錄，尤爲重要，運動家固不可不看，即觀衆亦應人手一編，俾於參觀運動會時有饒郁之興味，深切之了解，且與友人談話時可對於競賽各技加以準確的批評，以資談助。全書用上等道林紙精印，並插入銅鋅板圖約五十幅，表十張，印刷裝訂，均極美麗。

實價壹元　特價八角九月底截止以本埠爲限

上海望平街第一六五號

開明書店

答劍波謙弟二君

晏始

在前號的本刊上，載有謙弟君的通信和劍波君的非戀愛與戀愛貞操一文，對於我在六月號本刊所發表的非戀愛論的又一派多所指責，我想在這里來辨明幾句。

在寫這幾句的聲辯之前，我想先一說我對於戀愛與貞操的態度。我決不是主張維持嚴格的一夫一妻制的；自然，一夫一妻如果能夠毫無破綻的百年偕老，乃是極可羨慕的幸運：我決不以為這種方式太呆板而必須破壞他，但也決不以為這是人類最高的道德而必須效法他。因為人的性格是各各不同的，而各人的運命又是這樣的轉變不定，誰能限定一個人於其已有的愛人之外不再有別的愛人呢？所以，一個人倘使同時有兩個以上的愛人，而度着與實相愛着的生活，在我也決不稱之為不貞。

這種態度，我覺得我與謙弟劍波二君是相同的，雖然我並不是安那其主義的同志。然而我仍然不能不與二君發生爭辨者，却完全在乎言語上的關係。本來言語是表現人的意思的，然而人的意思却往往因了言語而發生阻隔，這實在不能不歸罪於言語的不完備。為說明的便宜，我先對於我所用

的名詞加以簡略的解釋。

（1）性慾　因性的生理的衝動而發生的一種慾望。爲滿足這慾望，可採取性交手淫等手段。

（2）性交　兩性之肉體的交接。但其中可分爲各種方式：即一，合意的性交，完全出於兩性本心的愛好，不出於任何方面的強迫，或誘惑，也絲毫不含有社會的功利的計較的。二，買賣的性交，如賣淫及買賣結婚下的性交都是。三，強迫的性交，如用武力威權壓迫對方或以藥物迷亂對方的性交。四，誘引的性交，非出於對方的自願，而由一方以他種手段誘引而成者。五，獸交或屍交，雖亦爲兩性之肉體的接觸，而他方卻是無知覺或無感覺的個體。

（3）戀愛　兩異性者因情感的契合而結爲性的同志的行爲。

（4）婚姻　社會的或法律的規定兩異性者結性的共同生活的制度。

（5）貞操　照一般的解釋，在兩性營性的共同生活的制度之下，不與其他異性結性的關係，謂之貞操。但這實在是強迫的貞操。而現代的所謂貞操，則屬於自發的貞操；卽不與無感情的契合的異性發生性交的行爲，是爲貞操。

根據以上的解釋，我主張戀愛自由論，而不主張性交自由論。因爲我是把強姦，賣淫，獸姦，屍姦都包括在性交的範圍內的，所以我用主張肉感滿足來對待性交自由論者。但據劍波君引證弟君性交自由與亂交文中所下性交自由一語的定義，乃是「純全是根據兩性的生理與心理」「純全是依據

兩性的慾求而以不違反身心為原則』卻與我所主張的戀愛自由論沒有什麼異致。但我所非常奇怪的，就是讓弟和劍波兩君都主張性交自由除根據兩性的「生理」之外同時須根據「心理」，除不違反「身」之外同時須不違反「心」而他們卻又極力的反對靈肉一致論，不認有絲毫的「靈」的存在，難道兩君認為這「靈」字與他們所用的「心理」及「心」字有什麼大不相同或者完全反對的意義存在着嗎？然而讓弟君在戀愛貞操新論卻又說『性的生活之滿足只在於生理一方面，並沒有什麼心理之可言。』或者讓弟君前後的主張也有了什麼變更也未可知。但劍波君的一面贊同讓弟君對於性交自由的這解釋而同時又不承認有靈，卻決不是我所能理解了。

我在前文中的所致疑於讓弟君的，是因為他認愛不過是經濟的休戚相關的事象，卻何以在生殖的休戚的相關上他認為不會有愛？並不會說出愛之有無心理的根據，而劍波君竟因此便認我為主張愛有心理的根據者，無怪乎他說對於我的行文不大了解了。

又我說人類和其他生物的性生活有區別，並沒有說及「百年偕老」的意思，劍波君忽然牽到所謂「百年偕老」的社會制度上去，這正如他所說「沒有看懂」我的「文理」。況且在其他生物中，「百年偕老」勝於人類的卻是極多，我何至於用這來說明人類與他生物的性生活的區別呢？

最後，我想試答讓弟君所提出的三問題。

（1）我不是科學家，當然不會懂得什麼科學的研究的，所以要我邏出科學的根據來，實在覺得

很難很難。但我祇知道，每一個男女，都會覺得在許多的異性之中，有他所認爲可愛的，認爲不可愛的：愛其所愛而不愛其所不愛，願與其所愛者度性的生活而不願與其所不愛者度性的生活，這是永遠如此的。這便是我所認爲戀愛和貞操的根據。

（2）沒有性慾，當然沒有戀愛，如蜂蟻的中性者不會對於雌蟻或雄蟻發生戀愛的事象。反之，沒有戀愛固然也未嘗不可以興性慾，但對於自己所愛好的異性，性的趣味一定可以濃厚一點；對於自己所憎惡的異性，性的趣味即使不完全消滅，至少要淡薄得多。這便是性慾與戀愛不能分離的一點。

（3）「性交生活」這四字似乎不十分貫穿。因爲性交祇是剎那間的動作，而生活乃是比較長久的事象。不知「交」字是否係「的」字之誤，抑「生活」二字係衍文？又所所謂「性的條件」四字也太寬泛，無從答復。倘使說性交是否專在滿足性的慾求，這問題一看好像該答是「是」的。但有時也不盡然。如嫖客的性交專在滿足性的慾求，而妓女的性交，則不如說專在滿足食的慾求或金錢的慾求較爲妥善。所以這問題不加限制詞也是不能解答的。至於性「的」生活不「專」在滿足低級的性的慾求，乃是十分明瞭的事情，可不必說了。

總之，譚弟君在這信中所說太簡單了，以致有許多話不易明瞭，我們祇能等他有暇時再聆高論。

悼美意

燕志儁

我的妻美意死了。

孤苦的美意在生時，只有一個美麗的女友，就是她的同學，我現在的未婚妻芳醒。

我第一次去訪美意時，啊，奇異的事情，我踏進那奇異的，美麗的屏門，順着甬道，美意走出來，很恭敬的向我鞠躬；好像是我的一個小的女崇拜者一樣，她的手作個引誘的姿勢，將白衣黑裙裹着的小身體，側立在道旁，意思是要我前走，

她不同我拉手，我知道這是她奇怪而心中激動的禮貌。

以後我便走進了那樣薰香的一個小園裏，那樣的亮，一眼看去有許多樂器，木牆上掛了笛子和簫，桌上有一個三絃琴，旁邊還有一架鋼琴，好像個個地方弄弄就發響的一間神秘的屋子。

我那時深深的感動了，原來她帶我到了她的臥房了，我第二次到了這樣處女的臥房，在這裏我有些奇異的感覺，片斷的，幼稚得可愛的一些處女之感。

例如從報上裁下的一些人頭畫，隨意的貼在牆上，或是將革鞋高擱在書桌上，一旁橫躺着刷

子，但是油盒却放在有不淨的換下襪子的椅上，美意一看，就紅着小臉子亂收拾了一大陣。

她的藍褥上有明的花紋，垂在床沿下三四寸，所以床沿就成了幡幡的有厚的曲線的引誘人想睡睡的東西，枕上有些微黑的汗痕，一旁捲捲的扔着一本雜誌，還有許多花紋的絲鞋子，那樣的小而圓，孩氣而可愛，像亂魚一般在床下的地板上遊泳。

很少的時候，接着她的女友芳醒來訪，一眼看見我以後，她臉上現出一種欲笑的善意，因爲我是她的朋友的愛人呢。

芳醒穿着一件淡藍的有明的條紋的衣裳，很美的曲線的裙子，她將她的束着的白色的傘一下子扔到美意的床上，她是高而窈窕的女郎，美意活潑而且嬌媚，——美意只到了她的肩——她浴和的同我講話，有着對她的朋友的愛人的禮貌和親近的姿勢。

她低聲而輕巧的說着：「是呵，你的意思真對」。每次她接着眼射過說話的眼波。

我的美意挺着胸，宛如一隻小螳螂，她也有相當的禮貌，她深深的忠誠的愛着我，口口聲聲反對吸煙，並且舉出些普通的證明，我知道那是對我而發的。

她和她的朋友，交換着在琴上奏了幾回，一面唱着歌，她的歌好像她的面貌和她屋中的姿勢，是嫩得幾乎可笑，但是又可愛。

以後我設她倆送出屏門，雙雙的對我鞠躬，芳醒只是微笑的頷首，而美意却是將臉低下，深深的，

深深的。幾乎我看不見了她的髮髻的上沿，

我告訴她有空還要來看她。

她莊靜的說：「謝謝的很」

我聽了「謝謝的很」很不順耳，但又很可愛，於是我就走了。

美意到不知摹做的誰，她戴上了一付黑眼鏡，一條紫色的圍巾，奇怪的束在手上，站直了身子，靜靜的玩弄她的圍巾，束上又束下，那樣的愚笨可笑，但是又孩氣得可愛，

她在街上向前走的時候，都是挺直了身子，兩隻眼在眼鏡裏放出平靜而漂亮的光，，現在想起來，好不可憐

我們第一次的吻是在一個柳林下的草地上，我突然的抱了她的小身子，她的臉血紅了，以後由激動的抖顫而入於綿綿纏纏的秘密的情話，我躺在她的懷中，她被這奇異的黃昏所激動了，她有時和我溫存，有時她掩了眼啜泣。

快樂是一個短促的夢，太快了，所以我不能記住，太充滿了，所以我忘了記憶，直到我們結了婚，過了那樣的蜜月，我的迷夢醒了，美意的身子，已完全到了我的胸懷裏，赤裸裸的摟抱我，而且我不願告訴，美意的肉體是那樣的幼稚得可愛而可笑，很小的肩，幾乎和小孩的肩一樣的小而輭，兩腿那樣的細而短，好像一隻鳥一般；全身是幼稚得可笑。

三月後，她母家的唯一的家人，她的一個老母親死了，家產全入到她的伯母家的一個哥哥的手中。美意去看她的死母，回來以後眼皮腫腫的，她好像受了人世的慘淡，待我更親近，更和愛，那愚莽的孩氣的心，那樣的向我溫存。

這時，她已成了理家婦，我看他的世界，一半沉入到飯菜之中，以那樣忠實的心做他無聊而簡單的功作。

這時我愛上了芳醒，但是美意却不知道，暑假完後，我將我們的情書都存到箱底。

年假回家後，美意改變了，改變成懦弱而悲哀的樣子，她時常偷苦，偷哭，那樣寂寞而可憐的愁悶，好像一個黃醜而久病的婦人在終日凝思，愁苦而哭啼。

從此我們的生活淡漠而煩悶，但是我怎樣的愛這個可憐的人呢?

一直到了她的死，我看見黑色棺材被一羣人旋進悲哀裏去，那悲哀的永久的土洞裏去，我不知我爲什麽不能愛她，也不知爲什麽她這樣的寂寞而愁苦的萎死。

她穿着飲衣時，天天工作的手上依舊是幼稚得粗皺而可憐，她微閉的眼中依舊有那忠實的留泣的神色，不明所以的悲哀的靜的面影，那樣的入了墓中，那樣的寂寞。

唉，美意死了，她的死咬傷了我的心!

在她生時，我沒有大不對她的事，只有一回，我愛上了芳醒，（芳醒也着實可愛了，那樣窈窕高大

的身軀，那樣美的唇，那樣開明的情緒。）但是踹着了忠實的美意，以後我就稍稍嫌惡美意了，但是有誰是盼她死的呢！

莫非是我在校時，我的箱底的情書被她偷看了麼？還是聽了別的流言呢？

倘若是為那而死，我想是太不值得的，太不明我的本意了，我愛芳醒，也愛她的，她太忠實了，太陰暗得不能開心了！

她常用那低泣的眼告訴我，她願為我的愛情而死，但是……

唉，美意，她的死慘慘的咬傷了我的心！

人在生時卻不痛心，只有時死掉，那樣寂寞的為我死掉卻痛，……。我想只有在下月一日，我和芳醒結婚時，去痛祭他一番罷！世上為什麼有這樣寂寞而愚莽的人呢？

我的新婚的甜蜜的希望，也好像被她的死咬傷了！

噯！何必死呢！

——明生的日記。

開明書店最新出版

文學週報社叢書兩種

梅蘿香

Walker 原著　顧德隆改譯

Walker 是美國的戲劇作家，所著前後凡十二部；此爲一九〇八年的作品。他的戲劇都帶着喜劇的色彩，很富於刺激性。這本戲却是描寫繁華場中墮落女子種種生活的社會劇。他寫梅蘿香，處處見得是個意志薄弱，沒有識見的女子，她說上進的話，存改過的心，都不十分真誠，只是一時的起動。終於他被虛榮所克服，爲娼做妾，墮落到無底深淵。我們要研究婦女問題或社會問題，此書不可不讀。研究文藝的人，尤其應該買一本來看看。原文曾載東方雜誌，爲了許多人要求刊印單行本，纔交給本店印行的。實價五角。

慫恿

彭家煌短篇小說集

這是一個新近作家彭家煌先生的創作集，內含八個短篇小說，大半是關於都市與鄉村間的描寫。在 Dismeryer 先生裏，作者老老實實寫出自己的供狀，予被壓迫者以濃厚的同情；在慫恿裏，他將族中一個著名的土豪的劣蹟盡情披露；在今昔裏，他以大無畏的精神諷刺一個糾騙周文的農會的委員。葉紹鈞先生曾批評他的作品有獨自之風格。真的，是書除文字細膩生動而外，更可看出他的從思與特殊的個性來，讀者切勿以無聊消遣的態度輕輕看過。實價四角五分

法國罷工中的女子

樂夫

春來了，萬物向榮，公園中的遊人三三五五的在那裏慢慢的踱着。花堆上的花，草開的開，長的長，生的生，紅，黃，藍，白，映着蔚藍的天空，太陽微微的照着。塞納河的水，迴環曲折，圍繞着繁華美麗的巴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只是向前繼續不停的流着。人們呀！這就是宇宙給予人生的意義吧？

"Ho！Ho！" 一陣嘈雜而混合的呼聲，在習安樂央（Citroën）工廠的前面嚷起來了。公園裏的遊人——罷工的工人——聽了這種呼聲，擠擠跄跄的在橫臥在塞納河上的橋上亂跑；那邊電車路上和街頭牆角上的人們，也只看見他們的頭部一上一下的往聲音發動處狂奔。一剎那間工廠門前和塞納河岸上，人山人海，已經擠得全無插足之地了。聽說剛纔的呼聲，是由一小部分人要去上工，大多數去攔阻他們，要他們莫破壞自己罷工的戰線，因此起了衝突，才發生出來的。

工廠前面，駐有一隊武裝警察，糾糾桓桓的在那裏把羣衆向後面推，費了幾分鐘的力量，才把街心那條車馬往來的道路推出。這時候，人聲稍爲清靜了。罷工的人們，一堆一堆的在那裏低聲細語的議論着。忽然呀地一聲，工廠的小門，開了一線，一個工頭的頭伸在外邊，用手招呼那作緊急工作而又

富於服從性的老工。第一個進去了，第二個也進去了，第三，第四……只是接續的進。那些決心罷工的戰士們看見這種情形，十二分的焦急。如果不再有直接的行動，罷工馬上就要收場。於是他們打了一個口號，四圍的工人一聲吆喝，合力向門前一擁，警察雖然實盡氣力來阻當也阻當不住，工頭見勢不佳，呀地一聲，只得把門關了。工人們得了這個勝利，笑聲，呼聲，歡呼聲，揄揶聲，很嘈雜的混作一團。

"C'est la lutte……" 國際歌的調子，一唱百和，合着自然的節奏也很壯烈的奏起來了。

警察是忠於資本家的。剛纔受了這次教訓，恐怕工人們再有更激烈，更不利於廠主的行動，於是把他們那個小小隊伍圍繞着工廠門口，作成一道半弧形的防禦線；工人儘管叫囂，不許侵入防禦線以內。呀地一聲，小門又開了一線。工頭的頭雖沒有伸在外邊，卻在裏面用手招呼。一分鐘，二分鐘……幾分鐘過去了，還是沒人睬他。門將閉了，忽然一個豔裝而婀娜的女子從人叢中擠了出來，裊裊婷婷向門前走。已經穿過警察的防禦線了，背後一個戴紅色帽子的淡裝女子也從人叢中趕了過來，衝過警察的防禦線，一手拉住她頸後的領巾，盡力的往河岸邊一拖。哎喲！好厲害，那個豔裝的女子就倒了幾尺遠，不是警察眼明手快，幾乎會要被衆人把她推到河裏去。警察到底是能手，加以身上又有武器；他們秉着政府同資本家的暗示和自己的責任，馬上把那位豔裝女子從羣衆中救了出來，放在一邊；另外派兩個警察保衛牠。其餘的就把這位紅帽女子圍住，大有「捉將官裏去」的樣子。"Hoi！Hoi！"四圍的呼聲，不期然的都喊起來了。叫得起勁的時候，後面的人往前面一擁，那邊又往這邊一推，幾擁幾

推，警察的防禦線早已衝得七零八落，那位紅帽女子也就被擁到工人的核心來了。警察雖然很很地想再奪過來，打了幾個衝鋒，都沒有衝得過去，又恐門前有失，不得已忍氣吞聲的把她捨了，再在門前很嚴重的佈成他們第二次防禦線。那邊的笑聲，歡呼聲，國際的歌聲，又由一唱百和，合着自然的節奏，很熱烈的奏起來了。

血鐘響了，上工的時間已經過了，警察的威風也已經掃了，阻止一小部願意破壞罷工的工人去上工的目的算是達到了。工人們正在預備去開會，忽然呼呼的到來一輛汽車，裏面載有幾十個鐵虎隊的武裝警察。於是已經安靜了的呼噪又喧鬧起來了，已經停止了的國際歌聲又轟轟烈烈奏起來了。許多工人手持着作工的小帽，朝着天空，不住的揮揚，口裏喊着一種鄙視而歡迎的聲音。那位紅帽女子衝到羣衆前面，背後跟着一小隊同性的同志，拿着她那頂紅色帽子，盡力的搖，身子作着九十度的鞠躬，"Bravo! Bravo! Salaud! Salaud!"的聲音，在她口裏，如翻浪一樣，一片一片的展了出來。歐洲的警察，真會容忍，他們受了這種反面的歡迎，并不發氣，也不覺得是侮辱，而且很泰然的下了汽車，與他們的伴侶打了一個招呼，也在工廠前面作成他們的第二道防禦線。工人們見着工廠門前的職務已經盡了，於是大家唱着國際歌一路揚長都往會場走。有時大衆的歌聲絕了，祇留着紅帽女子那小隊人輕微細膩的哄着，各人好像受了催眠術似的，格外的出神，從前不願意罷工的，到了此時，也非表同情不可了。只有那位豔裝而嫵媚的女子低着頭眉，悄悄的搭了三十六號電車往巴黎去了。

一間很樸素的會場，樓上地下共有兩所。裏面排着無數的白木長凳，一見就知道是工人常開會的地方。進門的兩廂是工會的辦事處。工人們笑的笑，談的談，站的站着，坐的坐着，正在這間樸素的會場裏紛紛擾擾的鬧着。一個工人忽然在臺上出現，叫了一聲『同志們！』全場的喧鬧，就寂然無聲了。他把罷工的理由和目的詳詳細細說了一遍，繼續就是各部同志報告各部進行罷工的情形。提出了許多問題，討論了許多方法，有贊成的，有反對的，大概總算還能同意。

『同志們！』紅帽女子又起身說話了。這時候，她的態度，不像在工廠前面對待奸細和警察那樣兇惡與滑稽了。她很莊重的帶着和藹而有力的聲調向衆演說。她的大意是：

同志們！我們不幸，生在現今的社會，又不幸是一些全無所有的工人。我們不作工，就沒有麪包喫。資本家利用我們的窮，只是想盡方法，用盡手段來壓搾我們。我們我在工廠裏如果有一點異議，工頭即刻把你開除；若是稍爲有點激烈的行動，警察馬上來了。政府的威權，法律的裁判，處處可以在工人身上大顯神通。現在是什麼時候呢？是遍地失業的時候，是工人求工不得的時候，是他們因爲受着生活的壓迫，雖然以最低的工價賣他們的勞力，而得不到雇主的時候。資本家利用這種機會，壓搾的手段更高了，作工的條件更狠毒了。他們借着佛郎——法幣名——跌價的名義，退工人減工錢，幾乎成了他們經營事業的惟一的急務。工人受着工錢制度的壓迫比挨餓的壓迫還要厲害，也就顧不到退人不退人，有麪包喫沒有麪包喫，工錢的價值，還是要拚命的

來維持的，維持不得，只好出於不得已的罷工。再以北方挖煤的同志們和中部紗廠的同志們都緊着腰帶罷起工來了。至若我們的工廠，因爲廠主習安樂央把着壟斷全國和世界汽車市場的野心，名義上雖然說是對待工人比較好些，骨子裏比什麼資本家榨取工人還要厲害。他的招工的章程，在四十五歲以上的老工不招。現在的社會，沒有正式的公共養老院，他們這些四十五歲以上的老同志，不作工，一樣的沒有麪包喫，難道他們就該活活的餓死麼？工人在廠裏作工的時候，出入工廠，若是忘記打牌子，要罰一方二十五生丁，這是什麼法律呢？三天不來作工，又不向工頭請假，如果是病了或有別的意外事故的時候，工廠就要把他開除，這是什麼條律呢？工價呢！平時每半月可以領到四百方錢，五百方的就少了，至於六百方的工價可說極少極少，或者可說沒有，除非作加工。照現在生活這樣昂貴的消費，一個工人一天到晚儘管作工，僅僅可以敷口，還如何可以再減呢？最近習安樂央把作工的方法七變八變，無形中竟把工價大減特減了。我們女工從前每半月可以領到三百多方錢的，上一次只領到二百方錢了。我們在這種刀俎底下過生活，還不起來罷工，眞是死無餘地了。同志們！我希望你們大家起來。我們女子與你們男子在一塊兒奮鬪到底，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操在我們的。（衆鼓掌）

掌聲歇了，一個穿灰色嗶嘰外套的女同志拿着一個玻璃杯子在自來水管裏斟了一大杯凉水遞給她。紅帽女子接過來，潤了一潤喉嚨，又繼續的講。

同志們！現在罷工是已決定了，各種條件已經提出來了。我現在還有一個小小的要求，請你們把牠加入這次向廠主要求的條件中，這就是男女工錢平等問題。現社會誠然是不平等極了。其中特別最甚的要算男女們的不平等。無論何時何地，女子總是被男子欺壓，作男子的犧牲，作男子的玩物。她們為什麼這樣被男子的舞弄，受男子的欺壓呢？最大的一個緣因，就是經濟不能平等。社會上，家庭裏，一切經濟的權柄都操在男子的手裏，女子受着這種可以生殺予奪的經濟權的壓迫，自然只好聽男子為所欲為了。我們在工廠裏作工，所作的貨物，所費的氣力，有時完全與男工一樣，為什麼男子的工價，要比女子多三分之二，或者一半，或者至少也要多三分之一呢？難道男子要喫麵包，女子就不要喫麵包罷？難道男子要着衣，住房，女子就不要着衣，住房罷？呵！我知道了，男子的工價要特別多的緣故，是因為也要養家。女子不要養家，反而要被別人養，所以她的工價要比他的低。咳！這就是理由罷？講到這種地方，我真不得不抽聲而長太息了！男子要養的是什麼家呢。是一男一女在一塊兒過共同生活的家，換言之，就是他的妻和與他妻所共生的兒女。但是我們這個家，現在為妻的事實上都能作工了，他們養妻的責任，還有什麼擔負呢！我們女子既然在作工，假使我們的工資能夠與男子平等，我們的男女共同所生的兒女，應該同負養育的義務，又何至獨累男子一方面呢？如此男子借着養家的名義來享受比較高等工價的理論，似乎沒有什麼根據了罷!?我們是女子。生在現今的社會，男子固然要受資本家的搾取和政府的壓

迫，我們女子除掉這兩重壓迫，還有男子的第三重壓迫。我們既然不是蚩蚩的木偶，自然要求生活和生活的滿足。我們受着這三重壓迫，爲求生活和生活的滿足的緣故，自然要求一切的解放。我們的解放，不是資本家給予的，也不是政府可以改良的，更不是男子可以代辦的。我們的解放，是我們自己努力奮鬥幹起來的。但是，我們要解放，究竟怎樣解放起呢？我以爲第一就是要求經濟權的平等。同志們！我們今天罷工了，我們就把這個要求來試試看。在這次向廠主的提案中，就加入『以後男女工價一律平等的』這一條，你們以爲何如？（衆鼓掌）是的，我們應該知道，自由不是給予的，一件有價值的事情，不是偶然的，是由許多嘗試，許多犧牲換來的。我們這次要求，雖然是空空洞洞的，未必一定成功；但是我們懷有這種意思，能夠不斷的努力下去，將來一定可以達到目的的。我相信『眞理總有望見的一天。』同志們！努力奮鬥到底，萬不要，也不應該因爲一次失敗就來灰心。罷工萬歲！女子解放萬歲！

紅帽女子講到最後的幾句，喝采的掌聲，好像受了發動機的電力一樣，不住的鼓，各人的手掌打紅了，還在那裏拍。掌拍完了，國際歌聲又轟轟的奏起來了。她的娓娓而談的演說的聲調，也就在此歌聲中靜默了。歌聲歇了，主席宣讀各部所組織的罷工委員會各委員的名單，她也被推爲委員之一了，名字叫做路意絲（Louise.）。

會散了，工人們得着暫時的安息，一隊一隊的出了會場。於是塞納河邊，街上，橋上，公園裏，都有那

唱國際歌的音樂家，在那裏奏他們悲壯而熱情的曲子。全城爲這種歌聲的鼓動，彷彿入了革命世界。
呵！革命呀！眞的社會革命呀！你於何時機如可愛的春天一樣降臨我們呢!?

附記：習安樂央工廠是最近法國一個最大的汽車工廠。歐戰以前，這個工廠不過幾千工人。歐戰中因爲造軍械賺了一筆橫財，漸漸地擴大了些。到千九百二十三年汽車賽會，牠居然取了一個第一，於是習安樂央大資其廣告，用飛機拖着白煙在巴黎城空足足飛了一個月；他自己又親到美國參觀世界馳名的福特（Ford）汽車工廠。回來以後，廠中一切組織，完全學福特的師承。不到幾年，由一個總廠，買了十幾個分廠，現在共有工人三萬多人。這次罷工，是因爲習安樂央想貫徹他學福特的主張，把作工的組織方法變更，工人因爲沒有這種習慣，工價無形中減了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不等而起的。罷工從四月二十六日起到二十八日止，參加的有兩萬多人，參加的工廠有八九個。經過三天的奮鬬，因爲失業者太多的原故，終歸失敗。此文中的事實是作者在巴黎城西郊 Levallois 分廠親眼看見，而且作者也是罷工者之一。

千九百二十七年，五月，十日樂夫於巴黎西郊卡勒雷。

神奇的懷娥鈴的所有者

—孩子們的音樂之七—

田邊尚雄著
豐子愷譯

這是關於距今約百年前的第一懷娥鈴大家尼古洛帕格尼尼(Nicolò Paganini)的話。

這人登演奏台，奏起懷娥鈴來，簡直像弁了弓而跳舞，快得全然看不出指的停留。其神奇的音響不絕地千變萬化，簡直使人疑爲有神力的精巧無比的一架機器。其旋律的悅耳，音的美妙，使人決不相信是這世間的人奏出來的。聽的人都說：

「帕格尼尼的懷娥鈴，一定與普通的懷娥鈴不同，是一種有特別裝置的，神奇的懷娥鈴。所以奏起來那樣好聽。」

於是大家稱帕格尼尼的懷娥鈴爲「神奇的懷娥鈴」了。

有一天晚上開音樂會，這帕格尼尼的神奇的懷娥鈴奏出美妙的音響來，滿場的聽者又聽得如醉如夢，不絕地讚嘆。

有一個貴族也在聽樂又驚歎，他聽了這種神奇的演奏，就呼帕格尼尼，問他：

「你的懷娥鈴，發的音真神秘。有特別的裝置的麼？」帕格尼尼搖搖頭，回答他說：

「那裏？一點特別裝置也沒有。倘然你疑心，儘管請你檢查。」說過，就把自己手裏的懷娥鈴遞給他。那貴族接了懷娥鈴，仔細檢點一番，說：

「唉！真個是普通的懷娥鈴。一點裝置也沒有。那末剛才發出的聲音實在不可思議！」

正在側着頭懷疑，帕格尼尼坦然地又對他說：

「不拘甚麼東西，凡是張有絃線的，我都能一樣地演奏給你聽。」

貴族聽了，驚奇地問：

「不拘甚麼東西，凡是張有弦線的都能一樣地演奏？」

「呃，一樣的！」

貴族像開玩笑似地指着自己的皮鞋，對他說：

「那麼在這皮鞋上張幾根弦線也一樣的麼？」

「呃，一樣的：」

貴族心中想：

「這到有趣！同他開一回玩笑看。」

立刻把穿着的皮鞋脫下來，遞給帕格尼尼說：

「那麼請你在這皮鞋上釘幾個釘，張起弦線來奏奏看。」帕格尼尼全無難色地接了這皮鞋，在上面釘了釘，把懷娥鈴的弦線拿下來，張在這上面，自然地用左手把持了這皮鞋，右手拿了懷娥鈴的弓，立起來了。看見了這光景的貴族及周圍的人，想像這皮鞋將發出甚樣的聲音來，拿了非常的好奇心，看守帕格尼尼的一舉一動。

帕格尼尼與平素一樣地持弓，又是跳舞似地彈起來。看不清楚的手指的速度，悠揚的美音，使貴族等大家忘記了這是皮鞋，以為仍是從那「神奇的懷娥鈴」發出來的音。

懷娥鈴演奏為世界第一的帕格尼尼，拿皮鞋演奏起來也比世界無論那個懷娥鈴家的演奏都要高妙，那貴族此後就把帕格尼尼演奏過的這隻皮鞋當作家藏的寶物，而永遠留傳給子孫。

又有一次，帕格尼尼與友人一同在澳國的首府維也納市的某街裏散步。忽然聽見有懷娥鈴的聲音飄來。耳朵非常靈敏的帕格尼尼聽了這聲音立刻對友人說：

「這是意大利的民謠。這演奏的一定是我們意大利人。快去看，是甚麼樣的人在演奏。」就催促友人向聲音來的方向走去尋找。帕格尼尼是意大利人。

不久找到了發音的地方，路傍一個少年的乞丐在拉破損了的懷娥鈴。四周圍着幾個人，在看這少年的乞丐。但這少年的手段不十分高妙，故周圍的人並無想給他金錢的樣子，只是立着聽聽罷了。

帕格尼尼排衆而入，問這少年：

「你是意大利人麼」

少年停止了懷娥鈴，回答：

「是，我是意大利人。」

「你遠遠地從意大利到這澳國來，為甚麼做乞丐呢？這是意大利的恥辱，你曉得不曉得？」

「啊！自然曉得！然而我有細情：我的父親早年棄世，現在只有一個老母；老母長久臥病在床，家無一文的積蓄，沒有為母養病的方法。因此我不得已奏這懷娥鈴，在路傍求行人的解囊，拿這收入來作老母的養病之費。但在意大利，像我這樣未成熟的技巧，差不多不能得錢；我想在這維也納市奏起意大利的珍奇的民謠來，也許還有人來聽，可得若干的收入，所以越了阿爾比斯山的險，遠遠地到這地方來。」

帕格尼尼聽了這番話，心中很不快似地把自己懷中的錢袋摸出來，如數倒出來給了他，然一共也沒有多少錢。

隨後他就拿了這少年的懷娥鈴與弓，自己奏起來了。照例像拿了弓跳舞的樣子，看不分明的指的速度，滾珠似的美而神奇的音，忽然把路上的行人的足牽住，周圍集了數百人。

聽了這自古以來所未有的世界第一懷娥鈴大家帕格尼尼的演奏的人們，猶如走進了夢的路裏。一曲奏完的時候，喝采之聲轟動如雷。

這時候帕格尼尼取了這乞食少年的污穢的帽子，拿了到周圍的人們中間走一轉，人們爲了帕格尼尼的關係，大家把錢袋倒給他，一刹那間，帽子裏積滿了數百塊錢。

帕格尼尼立刻把這錢遞給那少年，對他說：

『你拿了這錢，趕快回到意大利去，拿去養你母親的病，好好地看護她。以後決勿在外國暴露意大利的羞恥。』

說過，立刻同了友人回寓去了。

這尼古洛帕格尼尼於距今約百四十年前，即西洋紀元一千七百八十四年的二月，生於意大利北部的有名的耶諾亞港。他的父親名叫昂篤尼屋帕格尼尼，是在這港營消業的人。這父親非常愛好音樂，尤其歡喜彈曼陀鈴。因此兒子尼古洛帕格尼尼從幼時就接近音樂，由父親自己教練曼陀鈴與懷娥鈴。父親的懷娥鈴自然不是高明的；但教幼小的尼古洛，是足够的。父親的教法非常嚴厲，稍奏得不好一點，就用鞭子來打。

父親的教法這樣苛酷，但幼小的尼古洛常常忍受這苦楚，吞着眼淚而用功。慈愛的母親看見了這狀況，也每每流淚而慰安他。

有一次，母親夢了這樣的一個夢：不知從那裏來了天神的使者，對母親這樣說：

『我是受了在天神的命而到這裏來的。你的慈哀的心已感動了天神，天神說，可以允許你一個

任何的祈願。你快說出來！」

母親喜出望外，立刻在大地上叩頭，陳說她的祈願：

「我不想自己的榮華，長生；但只有一願希望我子尼古洛成爲世界第一的懷娥鈴大家。求天神允許！」

天神的使者歡喜地笑，回答她說：

「這祈禱必可上聞於天，允許你。」

夢就醒了。

母親朝晨起來，就把這夢講給兒子尼古洛聽，又勉勵他說：

「你仗神力，將來必可爲世界第一的懷娥鈴家。願你忍耐目前的苦楚而用功。」

尼古洛每日必受父親的鞭打，一年中必有數回因身體受傷生病。生病時還是不屈地用功。因此之故，六歲時已成大家，出席演奏懷娥鈴一次，聽者皆流淚讚嘆。此後父親的力已經不夠教他下去了。想使這孩子從高明的先生去學習，其時適有一稍知名的懷娥鈴先生，說領他去見這先生，懇托他：

「請收容這孩子爲弟子！」

先生說：

「甚麼？這樣小的孩子想學懷娥鈴？叫他奏一曲看！」

尼古洛帕格尼尼就拿了懷娥鈴，不慌不忙地奏了一曲很難的曲。先生驚奇得很，決然地說：

「這了不起！這決計是我所不及的。請你們另找更高明的先生去從學罷。」

到無論那個先生那裏去。都同樣地被回報出來。於是不得已，帕格尼尼只得自己來用功研究。

到了八歲，自己已漸漸會作高深的作曲，像有名的懷娥鈴朔拿大（Sonata 參考孩子們的音樂之一）的大曲，也已會作了。

自此以後，其演奏的技術與作曲，一年一年地進步起來了。他對於作曲，也很費苦心，其熱心異出人想像以上，剛滿十三歲的時候，有一回正在用心作一曲，拿懷娥鈴來試奏，把這曲的奏法試變爲種種形式，自朝至晚，繼續變了百餘次，到了晚快，覺氣絕了。就地倒臥。家人抱他起來，爲他吹入氣息，方才醒轉。

兒童時代這樣激烈地用功，結果傷了他的身體的健康。爲了保養，父親領了他到各國去旅行。到處出席演奏懷娥鈴，博得美評。終於名震於全歐，幾被崇仰爲懷娥鈴之神。

德意志皇帝授這世界第一懷娥鈴大家以男爵，優待他爲貴族。羅馬法王萊屋十二世送他光榮的勳章。

關於帕格尼尼奏神奇的懷娥鈴，還有一段佳話：

當時是意大利國內起革命的時候，愛國之士，大都入監獄。音樂者中也有許多人被捕入獄中。帕

格尼尼也是其中之一人

　帕格尼尼在獄中，後來得到了一支粗陋的懷娥鈴。但其弦線都已斷脫，只剩一根。（懷娥鈴共有四根弦線）在監獄中，要買新的弦線自然不能。

　帕格尼尼不得已，就拿這只有一根弦線的懷娥鈴來自朝至晚地苦心練習。雖然只有一根弦線，然能比普通人用四根弦線更自由地奏出很難的曲。後世傳為佳話。

　帕格尼尼於紀元千八百四十年五月二十七日死於尼斯地方。享年五十六歲。帕格尼尼因音樂而得的錢，雖在各地隨時捐贈，然死時遺產還有四十餘萬元。

　讀了這帕格尼尼的傳記，可知偉人都是從幼小時忍耐苦楚而用功的。研究藝術的人們，大都過於重視天才，卽生來具有的才能，心中只以為：

　「我生來有用，故修藝術必可成功為名高的人。」

然而無論先天何等高，不用功是無用的。從來沒有不受苦而成名的人。某學者曾經這樣說：

　「所謂天才者，就是比普通人能忍受更多的苦痛的人。」

　如前面所說，尼古洛帕格尼尼從幼小時候受父親的鞭打而用功，想來似是殘酷的；然這正是使這孩子成為世界第一的懷娥鈴大家的。假如那時候尼古洛不能忍耐這苦痛而用功，卽使他的母親幾次夢見天神的使者，也只是夢，不會成功。這夢，其實不過是指示人；

「異常的勉勵努力終能成爲成功之基，是天的定律。」

讀帕格尼尼的傳記，同時使諸君可以得到這一番教訓。

還有一個關於帕格尼尼的逸話：

帕格尼尼三十三歲的時候，住在意大利的都會羅馬地方。那時候適有有名的「卡爾拿代爾」(Carnaval) 祝祭。這是西洋太古以來的大祝祭，是祭祀希臘的酒神的。那時節的數日之間，在各國的大都市裏，差不多大家出來，跳舞，歡蹈，參與這奇妙的祝祭。那一年羅馬市也盛行這祝祭。羅馬在那時候，恰好以歌劇被稱爲西洋第一流，洛西尼 (Rossiui) 馬伊亞陛亞 (Mayerbeer) 等歌劇大家，也都在羅馬。帕格尼尼與這班人一同弄了一禮拜音樂。結局帕格尼尼因疲勞而得重病。從羅馬遷住到南方的耐布爾斯市去的時候，差不多疲乏得將倒了。

見了這情形的人，都曉着帕格尼尼罹了肺病了。那時候帕格尼尼爲了要保養，租一間房室居住着，其屋主聞得這消息大驚，說道：

「我的房屋中有了肺病患者，還了得？我的房屋將永遠沒有人要租住了！」

就無理地把重病的帕格尼尼逐出，讓他臥在道路旁。在那時候，肺病是一般人所視爲最可怕的病的。

對於帶了重病被捨棄在路道旁的帕格尼尼，誰都害怕，一個人也沒有走近他去的。這樣下去，自然是要死的。後來有一個帕格尼尼的友人欣台理，是習賽洛 (Cello大形的懷娥鈴) 的人，那一天恰

好來探望帕格尼尼的病，見了這狀況，大驚，忘却了病的傳染，（其實決不是肺病）自己抱起帕格尼尼來，硬雇一輛車子，把他載進去，車到郊外的安靜的自己家裏，專心看護他的病，不久帕格尼尼的病好了。

帕格尼尼大爲感激欣台理的友誼，把自己的秘曲和奧理傳授給他，後來這欣台理就成了有名的音樂家。中國有「德不孤，必有鄰」的格言，這逸話便是其好例。

一九二七年地藏誕際作

只要是聽你說

燕志儁

只要是聽你說，
愛呢是不啊，
我的心也就安，
唉，我的心也就安。
芳啊，

——————

不愛呢——
讓我自己苦想死；
芳啊，
你愛呢，
唉，你若是愛我呢……。

女工馬得蘭（續）

法國米爾博(Mirbeau)著
岳瑛譯

第二幕

（一個很闊的圖畫場。深處一雙扇大門通一富麗的前廳。在前廳裏，近門有一廣大弧形的窗口。放進光亮，因此人家可以瞥見一部分壯大鍍金的樓梯，彫像，牆上古代的壁氈和圖畫。……在這圖畫場裏，右邊一大窗，左邊一門，由綉花緞的門簾蓋着。幾副畫架上支着畫布；幾個石膏像和座臺散置各處。白色的牆上，有壁氈，有寶貴的布帛，有習圖。）

第一場

加里亞大娘　一女僕

（加利亞在圖畫場等待熱勒維娜。她用着一雙夾雜了贊揚和怨恨情感的眼不停地看着各處的陳設品和壁氈。一個女僕顯明地是在那裏看守她——但却裝出別的樣子，時而整理整理零星的東西，時而端整端整花瓶裏的花卉，他們彼此不言語，當女僕看着加利亞的時候，不自主地露出些傲慢樣忌底神態。如此幕行片刻。）

女僕——（一聽見樓梯上的腳步聲）哪。小姐！來了……。

（進來熱勒維娜。女僕退去）

第二場

熱勒維娜　加利亞

熱——我來得遲了……（加利亞很恭敬地屈腰行禮。熱勒維娜看壁鐘。）兩點了！……眞可怕！（對加利亞。）但是我們努力趕我們失掉的時間，是吧？……

（她放下布，預備調色板。）

加——（用力余起了諂媚的神氣，然而怨恨還留有一點痕跡。）是的，小姐！……我們來趕我們的時間。……

熱——仍照昨天那樣把你安排起，……快，……快，事情就要這樣作。……

（她指給加利亞安樂椅上的一小包。）

加——是的，我知道，小姐。……

（一僕人用盤把飲料進上，置在一小桌上退出。）

熱——（當加利亞解包裝束着時。）唉！……這一次，……眞要大罷工了嗎？……呀？眞的嗎？……

加——（目光向下。）我，不知道，小姐。

熱——怎麼樣？……你不知道？……

加——啊！我，……一來，而……我一點不管這些閒事，……實在不知道。……

熱——然而你不能不知道此刻人家在法尼耶跳舞場正舉行一個工人總集會呢？……一點鐘以後。人家或者要表決大罷工？……

加——這是很可能的，……這是很可能的。……不過我是一點都不知道，……你想。我……

熱——但是，你總聽見這一個那一個說吧？昨夜他們聲張得很利害……什麼紅紙帖子啦，……布告啦，……等等可怕的東西。……

加——喲，是呀！……我聽見這兒那兒說，……不過你要知道，我的好小姐，在我這樣年歲的人，……一切這些，都是由這一個耳朵進來，從那一個又出去了。……

熱——到底你是不願意說出什麼來。……

加——啊！天曉得！……你以為他們還來給我告訴他們的事情嗎？……唉，沒有的事！……不過我給你說我所想的：我想這也好像是些機器在那裏旋轉一樣，……不過鬬笑而已，……那裏會有大罷工！……將來當你父親回答代表以後，他們自然會去回想的，……你以為是吧？……

熱——這樣他們倒對了！……我父親已經忍耐到頭了，……他作了他所能作的，……簡直可以說他作了超過於他所能作的。……他們如果再要固執，他便不得不毀壞他們！

加——是呀，……是呀。……

熱——你的兒子呢？

加——我的兒子？

熱——是呀，你的兒子，……你總不能再說不知道一點，關於你的兒子？……

加——(有點爲難。)啊，……他很年青，很懦弱，……又沒有頭腦，……他任人家拖到東，曳到西。……

不過到底，他是個好孩子，……唉，對於他。……

熱——然而，好像他還是個很熱烈的分子。……

加——他？……耶蘇上帝！……給你說這些話的人，小姐，這都是些著名的說謊者，……打算害我的人。

……只有當他說你和你父親的時候，你纔可以相信他。……否則，便沒有一句眞話。……其實，

我兒子很敬愛你，你知道？……

熱——這是你的幸福！……你知道你的兒子如果成了我們的敵人，我便不能繼續和你來往了，……

實在說，我對大家都這樣子好。……唉！

加——那是眞的。……唉，總是這些故事，……總是這些故事。……

熱——還有馬得蘭？……笛耶？……她們都不害羞？……

加——(用一種沒有意味的聲調)啊，……對於這些。……

熱——都是我們用盡氣力幫助過的人們，……你可知道吧？

加——（同上狀。）啊，……啊！……

熱——這簡直是沒了廉恥！……他們虧負了我一切，……現在，她和父親去求救於讓羅路？……

加——（同上狀）是的，……是的。……

熱——讓羅路究竟是個什麼，他領導着這個騷動？……

加——我不知道，……你想我怎麼能……

熱——一個壞人！……一個強盜！……一個殺人犯！……當寬厚者死的那一夜，我曾在簡耶家　看見他。……唉！他怎樣的看我！用他那一副怪眼！……

加——那樣，……你已看見過他。……（裝束畢。）熱勒維娜小姐，……我已預備好了。……

熱——是的，……我們來作我們的工吧。……這樣，比說那些無用的話強的多。……到底，他們要怎麼樣？……我很想知道他們要怎麼樣。……

加——（聳肩。）是的，……他們要怎麼樣。……

（這時，進來羅伯。）

第三場

羅伯　熱勒維娜　加利亞大娘

熱——（帶煩厭狀）唉！……你來了。……

羅——（向加利亞的說。）早安，加利亞大娘，……（對熱）擾擾你麽？……

熱——不！……但是你爲什麽不陪着我們的朋友？……

羅——我不能陪了！

熱——你來，……又要和我談話。……但是在我作工的時候，這樣妨礙我……（羅伯走近畫面，……熱急轉之向畫架。）唉！……你要看？……不能，……不能，……我不讓你看，……你看了，又要來嘲笑我！……（對加利亞）唉，還有橘子醬呢？……

（加利亞作出忘記了的神態，立即起身到深處一間小房間裏去取）

羅——我親愛的熱勒維娜，……你的朋友使我真生氣，……真難受！……我以爲我實難挨到午飯的完結。……剛纔，在他們打着彈子，喝着咖啡，談論着婦人，靈魂不滅，教皇的社會主義，田獵犬馬的時候，如果不是我乘機離開，……我相信我們一定要衝突。……現在這裏將要發生些可怕的時候，……他們的談話都忙亂在什麽上頭。……咱父親怎樣能和這般討嫌愚笨的東西相交？……

熱——你？你常常總覺着大家都是愚笨的。……但是，你知道他們在未走以前要來這裏不？……

羅——唉！來這裏？他們自然又要談藝術了！……因爲他們對於藝術也是有同樣的意見的！……他們

將由討厭的情狀變成滑稽的情狀。……啊！也好！他們的滑稽或者可以興奮興奮我，……增加一點我自己的驕傲。

（加利亞帶着籃子來了。）

熱——好，好，好，……拿一本書去讀，……不要再說話了。……（對加利亞。）現在是我們倆的事了：：（羅伯坐在一把安樂椅上，……熱坐在畫架的前面，對照觀察點，……向羅伯。）唉！看你的書！……

羅——（半嚴重半嘲笑狀。）我讀，是在你靈魂裏讀。……

熱——你好討厭人！……（寧靜。……加坐好姿勢，……熱比着模特兒和畫布，輕輕地搖着頭。）不十分是這樣，……頭向左一點，……灣下一點，……再一點，……啊，好啦，……很好，……不要動了。……（她起立，整理了整理加利亞衣服上的摺紋，又走遠看了看，……然後帶着畫家的神氣說。）眞美麗！……眞調和！……好一幅圖畫！……好？……（她用一個很大的手勢述完了她的意思，從起首塗抹，……寧靜。）啊，……這種老象牙質的神色，……這個脫肉下陷的臉盤，……與有一種激昂的氣味。……（寧靜幾秒鐘後，熱忽皺着眉頭，放色板於兩膝上，神氣變的更注意而嚴肅。）啊！……不是這樣！……一點不是這樣！……今天，不知道有了什麼，……我找不出一點表情的特徵來。……加利亞大娘！你沒有特徵了！……你的臉色變成難堪可厭的了，今天！

……（加利亞努力發化他臉上的紋道。）不是這樣，……不是這樣！……你一點不是在情感裏頭，……拿出一種憂愁，很憂愁的神氣來。……你並不是壞！你不過只是憂愁就是了。……記住我給你所說的話，……作出個好像你有許多的苦痛，……許多的憂悶樣子來，……作出個好像要哭的樣子來。……（加拿出一個慘惡可怕的表情，瞠視熱，如同母狼的目光一樣。羅伯曾注意看着這一段滑稽戲，於此時由安樂椅上起立。）啊！你不懂我的話麼？……（帶不耐煩狀。）好像你將要哭！……這個並不難作。……（老婦人的目光和神態的強度漸漸變的太難看了，以致熱忽然打了個寒戰，起身退後。）為什麼你這樣的看我？……你永沒這樣的看過我？……你有病了嗎？……

羅——（帶嚴肅狀過來干涉。）熱勒維娜！

熱——（煩怒狀。）你要什麼，你？

羅——你神經太激亂了！……你不是在那裏作工！……（向加利亞。）你，加利亞大娘，回你家裏去！……此時，加帶一種遲鈍的神色看看熱，看看羅。）這樣子好些，你相信我！

（加利亞起身解裝。）

熱——（對羅伯）為什麼你這樣說？……為什麼你這樣做？……

羅——（傲然，）我請你，……不要逼得我作更利害的……

熱——(放下包板，付錢與加利亞。）那麼，你明天再來。……

羅——(活潑狀。）她決不再來了。……

熱——(忍耐不住狀。）但是爲什麼？……

羅——(截斷她的話。）噓！

熱——你瘋了嗎！……什麼東西挨了你？……羅伯！唉，羅伯。……你也有兩雙壞眼睛，你！……

加——(換畢衣服，預備離開。）熱勒維娜小姐，羅伯先生，請你們原諒！……

羅——現在，走就是了，加利亞大娘。……（羅陪着她，很低聲的說，爲不使熱聽見。）不要從這些房裏帶去太多的怨恨！……

(加利亞很慢很笨重的向大門走，現出不懂羅伯話的神氣。熱按鈴，女僕出，引加退出。加在下梯前，還給她熱維娜的面孔向迴廊的深處望了一望。）

第四場

羅伯　熱勒維娜

熱——(怒，以手揩眼淚。）你這樣的陵辱我，……在這老乞婦的面前！……唉！……

羅——熱勒維娜？

熱——離開這裏！……不要和我說話了。……我厭惡你！……

羅——熱勒維娜！

熱——永遠，我沒有想到你能這樣子做！……（嗚咽起來。）你完全變瘋了麼？……好討厭！……不知道她將來如何的輕視我，……如何的譏諷我。……

羅——不要哭，……當你的朋友們來這裏的時候，不要讓他們看出你曾經哭過。……唉，聽我說，……如果你是個大藝術家，你能夠給人類一張……表現痛苦……憐憫的大作品，……這自然是很好。……反之，要是，在安樂的生活裏，為求一時的消遣或虛榮，便來這樣的玩弄窮人們的苦痛，我說這是不好，……不是一個高尚靈魂應作的事！

熱——（受到戟刺。）我到沒有打算作一個大藝術家，……不過，在下年……展覽會上，對於我們的獎牌，……我覺着到是一回不能不算要緊的事情。……

羅——我可憐的小熱勒維娜……

熱——你瘞搏我！……你瘞搏我！……一來，我沒有請你來這裏，……我是在我的房裏，……你為什麼來？……

羅——（很溫和。）我打算使你知道，……熱勒維娜！……想一想咱那可稱贊的母親，她的德行使得我們家庭經過如此長久的時間，沒有遇到災難。……今天呢，竟被災難恫嚇住了！……

熱——怎麼樣？

羅——怎麼樣？……她會給你遺留下一個很大的義務，一個女子能夠完成的頂壯麗頂頂愉快的義務——減輕狂醉的暴力，謀弱者較多的幸福，引導無智和粗暴的人們受到點教育。……這個義務，我並不求你作得像我們母親那樣，簡直完全忘了自己，因為她可以說是個女菩薩，別人難以十分學到；但是你會作了一點沒有？

熱——你呢？……你竟拋棄了家庭，……你那變態的生活使父親受極大的苦悶。……實在說起來，應當問你盡了這個義務沒有？……

羅——（剛毅狀）。我努力盡我的力量作着！但是在別處不在這裏，因為這裏我不能用一點力量。這裏，是你應當作的地方。……

熱——我已作了我所能作的，……我對人人都很不錯，……我給了他們許多的東西，……但是他們反怨恨我！

羅——不僅是金錢應當給，我可憐的熱勒維娜……應當給信用，……應當給希望，……更應當給愛情。

熱——你不如痛快地說我是個壞女孩子。……

羅——不，你不是個壞人，……只是你不知道有愛情。……

熱——（片刻後）。我厭煩這裏了！……一切的人都使我害怕！……他們都是些壞人！……

羅——這是因為你離他們太遠了。……在這裏沒有壞心的人，只有彼此的心隔離得太遠的人。……

這正是不幸的所在。……（樓梯上腳步聲。）你的朋友們來了！……揩乾眼淚，拿出點笑容來！

……（他吻她。）不要再愁苦了！……

熱——當你和我說話的時候，你叫我怎樣能不愁苦？……你常常給我說的這些話，我一點都不懂。……

……

（進來賈布龍，豆與賈，都盧得）

（第四場完第二幕未完）

夜雨後

燕燕

金黃的新月，
你且莫要去睡，
倘你且停在林後，
作我的燈籠。

作我的燈籠，
照我泥濘的道路。
池塘裏的水鳥，
你也且莫驚。

呵，到了她的門內，
她給我換去濕衣；
「這樣的濕濕的，
可不怕泥濘冷病！」
她不知林後的新月，
也未驚池塘裏的水鳥。

三版

婦女問題十講

本間久雄著　章錫琛譯

本書援引愛倫凱，愛理斯，加本特，倍倍爾，邊加，紀爾曼，須林娜，易卜生，蕭伯納，惠爾斯，海爾山額，及其他歐美諸名家的學說，究明婦女問題之世界的傾向及其歸趨。關於參政問題，職業問題，戀愛問題，婚姻改造，自由離婚，產兒制限等各種重要問題，一一加以簡明的敘述，犀利的論斷，實在是這方面最高權威的著作。原書第十講係述日本的婦女思想。由譯者改撰為『中國婦女思想的發達』凡三萬餘言，詳述我國古來的婦女觀及近卅年間婦女思想發展的狀況，更有極大價值，末附索引，極有檢閱。現已再版。留心社會問題，思想問題的諸君，快請一讀！

小六開本三百餘頁　實價大洋一元

上等道林紙精印　郵費每冊五分

定價每冊一角五分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預定 郵費在內 冊數	國內	國外
六冊	九角	一元一角
十二冊	一元八角	二元二角

日本朝鮮照國內　蒙古新疆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不收但不通匯兌之處得以九五折計算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婦女問題研究會

主幹　章錫琛

發行者　開明書店

印刷者　友文印刷所

發行所　開明書店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六十號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地址通信時務請將(一)定單號碼(二)定戶姓名(三)原寄何處各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否則如有延誤恕不負責

世界文學叢書

謝六逸著

日本文學

上卷

小六開本約二百頁
上等厚道林紙精印
每冊實售大洋四角

本書爲謝先生在復旦大學所用的講義，書中引用日本名作很多，實將日本文學概論與日本文學史合而爲一。讀之不但可以明瞭日本文學的大概，并且極感興趣。上卷敍述日本文學的發生，自上古文學，奈良文學，平安文學至鎌倉文學及室町文學爲止，非常詳盡。高級中學以上用作教本，極爲適宜，研究文學者更不可不讀。下卷在印刷中，不日出版。

上海開明書店印行

改訂預定雜誌優待辦法

一　凡訂購本店發行之一般新女性文學週報國學門月刊四種雜誌之任何一種半年以上者，均得享受優待之權利。

二　訂閱雜誌一種半年者，贈送優待劵三張。種數或期數較多者，按照比例增加。

三　持劵以現款向本店發行所購本版書籍或預定雜誌，得照實價九折計算。

四　持劵購書種數不限多寡，但每種以一部爲限。

五　憑劵購書，以一次爲度。用後隨即繳銷。並以發劵日期起，一年以內爲有效。

六　以前所訂贈送優待劵辦法及聯定辦法，一律取銷。發出之劵在原定有效期內，仍屬有效。

七　如蒙預定雜誌當有定報收據爲憑，持原收據繼續訂閱者，除贈送優待劵外，亦得以九折計算。但欲憑優待劵續訂者同時不再享受此項利益。

上海望平街第一六五號開明書店謹啓